

悲劇

小說

怨

家

怨



東北國語社

新劇小說社發行

耕漁室主著

惡家庭

新劇小說社發行

新劇小說出版社廣告

新編各種小說

新劇小說 家庭恩怨記

許天隨著

恩怨記一劇原是新劇同志會陸鏡若君論撰排演現本社與陸君商允特請小說家天隨室主編為小說文筆綺麗趣味濃愛觀新劇者不可不手置一編首冠新劇巨子化粧小照五彩銅版細圖裝訂精美尤為特色洋裝一厚冊定價大洋四角

愛劇小說 新茶花

朱勤補著

新茶花一劇原名緣外緣前數年春陽社王鐘聲與許嘯天二君編撰乃近時最著名之愛情新劇海上新舊各舞台每演一次無不爭先恐後現本社特請小說家勤補齋主編為小說其中情節較劇中更為周到特加原撰近編及新劇名家化粧小像精彩五色封面裝訂一厚冊定價大洋四角

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惡家庭小說弁言

惡家庭小說何爲而作以爲不良家庭之殷鑒耳慨自人心不古世俗日偷奸
獍狠厲之伎倆不俾施于社會抑且播及于家庭於是親親之恩離夫婦之義
絕骨肉寇仇家庭勃谿而人生樂趣盡矣至于悍妬之婦曖昧之行奴鸞桔鳳
採芴贈蘭近世婦女亦有優爲之者吾非敢播及我志節高尚品學純正可敬
可愛之女同胞也婦德之不講而且悞於自由平等之說不學無識者流如脫
樊籬而决隄防固無可諱言而爲有識者之隱憂而况婢學夫人益以權勢其
有不脾睨一切任我欲爲者乎然而與之同處家庭間者又何以堪其亭毒哉
吾觀于惡家庭小說而有感焉惡家庭一劇各新劇社常演之爲新劇中寓有
社會教育者之一久已膾炙人口陳子耕漁欲以廣其流傳因採取其事跡著

惡家庭 小說弁言

二

爲○小○說○以○行○於○世○其○事○跡○之○離○奇○可○歌○可○泣○其○文○辭○之○優○美○如○火○如○荼○尙○俟○讀○
是○書○者○之○欣○賞○毋○庸○多○贅○爲○也○因○記○其○著○述○之○原○旨○如○右○

民國三年五月中浣 醒公敘于稼穡廬



悲劇小說 惡家庭自序

富貴功名之禍人也。鉅矣哉。君子安富尊榮。小人窮則斯濫。此第言其概耳。世每有居似忠信。行似廉潔。窮而在下時。猶知循循守禮。崇尚節義。詎稍一得志。卽忘却本來。頃失廬山真面。此其人道之不可勝道。誅之不可勝誅。歷觀載籍。當掩卷太息矣。其尤甚者。名利之心愈熱。欺詐之心愈重。至有不顧父母拋棄。妻孥不知名教綱常爲何物者。天下滔滔不流爲禽獸之域者。吾不之信。昔管子有言。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吾當益之以言曰。孝第慈讓。家之四維。四維不振。家道必傾。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誠千載取士一定標準。輓近習俗。澆漓道德。墮落朝士。競言功利。士夫不修廉隅。禽獸衣冠。蝙蝠行爲。在在皆是。若而人者。大之足以亡國。小之足以殺身。爲人羣之害焉。亦社會之

惡家庭 自序

二

蟲○賊○吾○輩○職○司○言○論○對○于○此○種○敗○類○能○可○不○痛○下○箴○砭○嚴○相○切○責○者○歟○鄭○子○正○
秋○編○惡○家○庭○一○劇○演○于○舞○台○捧○喝○當○世○貽○垂○後○昆○立○意○甚○深○取○義○彌○廣○誠○不○愧○
爲○社○會○教○育○之○良○導○師○也○其○有○功○世○道○人○心○豈○可○以○道○里○計○哉○全○觀○其○劇○余○神○
往○矣○故○于○筆○墨○之○暇○假○其○事○實○取○其○情○節○編○爲○小○說○以○補○其○演○劇○之○不○及○務○使○
山○陬○海○澨○曲○巷○窮○鄉○得○同○受○斯○劇○之○感○觸○至○于○字○句○之○工○拙○在○所○不○計○願○海○宇○
文○豪○匡○救○不○逮○是○爲○幸○焉○

甲寅清和時節

豐城陳治安撰



是

同

瘦月

錢化佛賣畫潤格

人物仕女雙鈎花草墨龍潤格

堂	三尺	三元	六尺	十元
橫	四尺	五元	八尺	十四元
軸	五尺	七元	丈二	廿肆元
				屏軸每條照堂減半

紈摺扇每件壹元泥金加倍冷金加半 學界半潤

帳眉手卷每尺元半

以上工細鬚眉泥金磁青夾宣均加倍補景點品面議

潤資先惠一星期取件

民鳴社賬房。新劇小說社。世界劇報。代收

惡家庭題詞

聽猿山人

敘曰。惡家庭新劇本。鄭藥風所編排。一名不情人。近來各新劇社常演之。吾友耕漁室主人。取其事演成小說。分十四回。每一回標題兩句。特爲作五言絕句以繫之。

第一回

百級債台高。含悲送阿嬌。傷哉黃老老。愛女受煎熬。卜生悲落魄。惘惘欲何之。母與妻商酌。釵衣典盡時。

第二回

腐敗官僚派。何愁運不齊。得新忘却舊。淫婢竟爲妻。局長憑權勢。高車駟馬來。母妻追逐到。留養吝錢財。

惡家庭 題詞

第三回

阿蓮栽火裏。得罪到淫娃。死裏逃生去。欣逢老父偕。
乳娘憐小妹。被逼惡姑嫜。財物成虛語。巫山枉斷腸。

第四回

孤女哭娘墳。雙行珠淚紛。熒熒荒野地。不料有人聞。
窮途逢俠客。仗義救貧氓。索款仇堪報。包生計最良。

第五回

忽來黃老老。攜款贖嬌兒。惡主誠惶恐。千金贈賄時。
又來何阿愁。索賂爲嬌妻。銀幣和金鈿。重將舊約提。

第六回

綠色頭巾戴。難防上憲奴。局中司會計。宦海最糊塗。
偏聽淫娃語。幽囚姑媳雙。蓉花真義婢。放走不驚龐。

第七回

惡人工惡計。遣婢作偵探。漏洩春光後。搜羅女共男。
紅顏皆少女。狂狴苦探親。獄吏威嚴甚。公然索賄頻。

第八回

衰年遭困厄。黃老獄中亡。薄命憐嬌女。悲啼最慘傷。
賣娼嗟惡主。絕命大江橫。舟子偏能救。蓉花慶再生。

第九回

幸遇欽差到。青天不蔽雲。包生遺告狀。四女淚紛紛。

惡家庭 題詞

微服訪輿情。滔滔說卜生。家庭多腐敗。縲紲罪非輕。

第十回

禽獸真同類。衣冠貌儼然。捉將官裏去。拍手頌青天。
奸淫無恥輩。曾賊與新梅。席捲偕逃日。傭工共得財。

第十一回

罪滿出牢中。無家類轉蓬。從前官宦勢。一旦盡成空。
生計從今絕。沿門托鉢來。回頭思舊事。清夜自堪哀。

第十二回

奸淫男共女。惡貫滿盈時。毒結瘡同發。身亡悔已遲。
菽水難歡笑。糟糠絕愛情。孩兒能耐苦。瞽日復光明。

第十三回

貧女賢如此。千磨石折來。百年終好合。甘露湧蓮臺。
既奉重慈樂。新婚味也甘。隻身尋父去。盡孝說宜男。

第十四回

生父竟尋回。團圓大快哉。訟師全骨肉。人品莫疑猜。
如此不情人。天教受禍頻。膏肓終莫挽。病重遂亡身。

慘劇小說

惡家庭
題詞



藥風本紀

雙雲

正秋鄭氏粵人。別署藥風。蓋有深意。以評劇名于世。癸丑之秋。始營新劇。百折不回。底于今日。故世都以中興健將稱之。粉墨爲生。儒雅彬彬。匪與俗伍。義丐武七一劇。爲其絕作。無步其后者。

劇史氏曰。劇人都至四千。顧迺一蹶之后。類皆束手。旡謀不克。勉自振拔。必待鄭氏出。而后興者。毛遂之所謂公等碌碌。因人成事者。其四千人之謂歟。爲四千人所不能爲之事。成四千人所不能成之功。匪具匪常之才。匪常之智。其何能是。雖然。使鄭氏而以興劇之毅力。而從事于政。則其所福甯止四千人而已邪。噫。

鄭藥風傳書後

陳 治

鄭藥風貌類婦人女子一文弱書生也然處世謙孝與物無忤殆深得躬自厚而薄責人之旨能文章富經濟非尋常人可能望其項背近來提倡新劇不遺餘力新劇中興當推爲第一功臣所編劇本甚多皆寓改良社會之意旨惡家庭其一耳最所難者摒棄他務專志現身說法如所飾惡家庭中卜母卜靜承三笑中唐伯虎皆能描摹入神使人認戲爲真日來扮梅花落中李公佐社會鐘內石二尤稱絕作觀其劇即可知其爲人吾于藥風吾重之矣



音

畫

耕
漁
題

林魚鳴 書畫潤例

對映五尺畫元 六尺兩元

屏條 照兩對計算

中畫五尺三元

扇面畫元

以上書畫均用

市紙每尺見方畫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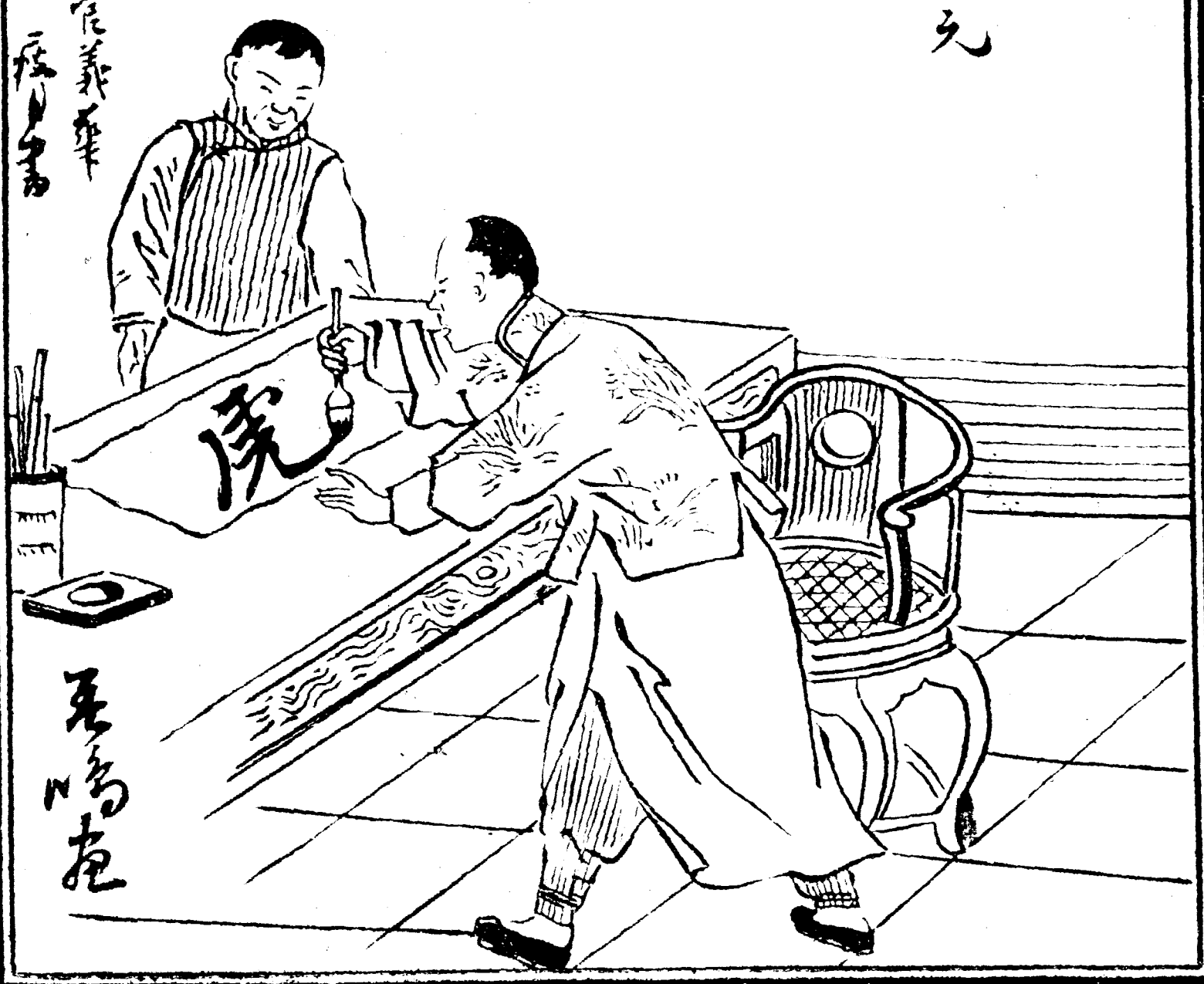
極大極小另件面議

收件處 新劇公會

分送人 張德川 陶林言 許清夫

錢炳鶴 錢崇三 王傑治
熊松承 夏秋風 余菊曲 管義華
高劍華 女士 陳紫英 女士

魚鳴書



魚鳴書

編撰劇本主任鄭藥風君



善演惡家庭之卜靜丞

著 者



陳 治 安

圖 線 之 庭 家 患



(用客小) (濼湘) (梅子) (梅瘦) (聲利) (御楚) (塵破) (韻詠) (怡怡) (笑一)

惡家庭之包訟師



新劇家陸子青化妝

老 老 鄉 之 庭 家 惡



新 劇 家 朱 雲 化 妝

惡家之庭阿



新劇王家病僧化妝

惡家庭中荒郊之救神氣 (蓮阿男)



新劇家 (黃小雅) (黃幼雅) 化妝

燕 家 庭 中 露 情



新劇家 (恨生) (怡怡) (梅瘦) 化枚

小慘劇
惡家庭目錄

- | | | |
|-----|---------|---------|
| 第一回 | 償舊債以女爲質 | 典服飾出外謀生 |
| 第二回 | 附權勢夫以妻貴 | 懼告發養母留妻 |
| 第三回 | 苦丫頭死裏逃生 | 愚乳娘貪財被玷 |
| 第四回 | 哭娘坟欲圖自盡 | 遇訟師勸令報仇 |
| 第五回 | 黃老老假意贖女 | 何阿蕙特地索妻 |
| 第六回 | 野鴛鴦奸情披露 | 苦婆媳懼禍出奔 |
| 第七回 | 苦肉計良善被陷 | 薄命女監獄探親 |
| 第八回 | 牢內黃老初畢命 | 江邊蓉花慶更生 |
| 第九回 | 遇飲差四女告狀 | 暗探訪二惡遭殃 |

慘劇小說

惡家庭 目錄

二

- | | | |
|------|---------|---------|
| 第十回 | 衣冠禽獸方入獄 | 無恥男女卽捲逃 |
| 第十一回 | 出囹圄無家可歸 | 絕生計托鉢行乞 |
| 第十二回 | 生惡病報應不爽 | 開瞎眼天相吉人 |
| 第十三回 | 訂婚姻阿蓮得夫 | 尋父親宜男盡孝 |
| 第十四回 | 合家門團圓欣幸 | 不情人病重身亡 |



慘劇小說 惡家庭

(豐城耕漁室主陳治安著)

第一回 償舊債以女爲質 典服飾出外謀生

記者喪父最早。母氏持家謹嚴。家政得以措置裕如。兄弟輩咸如小鳥嬌花。受庇于林蔭之下。未始不非家庭幸福。年甫弱冠。萱草失榮。乃遷居于鄉。與堂伯母比戶而居。時受非禮侵害。不特公共產業爲其所佔有。卽私有產業亦被其覬覦。以公理言。則爲法律所不容。以家庭言。實出于無可何如。後經訴諸鄰里鄉黨。始得解決。然所受損失。已屬甚鉅。斯時余苟堅持正當防衛之法。則不知演成何等慘劇。嗟夫。治國匪易。齊家尤難。况家庭之中。有不可以理喻者存乎。其間也歟。余作客滬上。於今三年。於筆墨之暇。累欲將家庭中百狀。著爲言論。

公諸海內以作家庭龜鑑。卒不果行。去年秋後。觀劇于新民新劇社。見鄭子正秋所編之惡家庭。演來甚爲精采。每至悲慘之時。不啻真有其事。轍潛然淚下。孰無父母。孰無妻兒。觀此劇而不悲憤痛罵者。此人必無心肝。吾編是書。卽取其有功于世道人心。有益于社會。故樂爲之敘述也。話說江蘇鄉下地方。有一家人家。耕田爲業。姓黃名叫老老。年約六十餘歲。妻氏早亡。剩下一個女兒。名喚阿蓮。年紀到有十五歲了。尙未婚配。生得眉清目秀。長短合度。雖無有沉魚落雁之容。却可稱閉月羞花之貌。一舉一動。非常端重。絕不類小家碧玉身分。生性純孝。朝夕不離父親左右。每日除紡織針線外。常不出茅蓬一步。鄰近左右。均以好女兒稱之。黃老老則春耕秋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時以爲常。每年田中所收。尙可足用。父女二人。到也快樂。有一年天大乾旱。數月以來。未曾下

雨一般農人。東處祈神。西處禱天。終不見一洒甘露。以潤膏田。到了秋七月時節。田中禾苗。乾枯殆盡。連草都沒有一根。一時米珠薪桂。斗米千錢。富厚者尙可自給。小康者典質一空。最可憐那些貧窮人家。既無衣飾之典質。又鮮友朋之借貸。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一家數口。嗷嗷待哺。老弱轉乎溝壑。壯者逃往四方。不知幾許人。真個是慘不忍觀。一日黃老老正在家中悶坐。見女兒阿蓮在旁邊奉侍。勿歎口氣道。今年這般飢荒。有錢的還可給錢去買。到也不覺。我們家中如此貧窮。既無積粟。又無儲蓄。我又年紀老了。不能出外幫人做工。家中所有之柴米油鹽。不過半個月。卽沒有了。以後如何是好。難道我父女二人。眼睜睜餓死了不成。阿蓮聞之。乃破淚而言曰。爹爹不要着急。孩兒尙有私積錢十餘千文。放在床頭上面。此錢乃是數年來幫人做些針線賺的。到了那沒

有法的時候。僅可拿得使用。豈不是好。用完了後。孩兒自有道理。總不得連累爹爹受苦。萬分不得已時。孩兒甘願出外去幫人做事。賺點錢來。供你老人家。就是正在商議之時。忽有一個年約四十餘歲之婦人。走進門來。向桌子旁邊一坐。叫聲黃老老。在家麼。老老聽得有人叫他。隨即出來招應。抬頭一看。原來不是別人。乃是本地一家大戶人家。從前很有家貲。姓卜名靜丞。係一個候補官員家內的娘姨。名叫張媽。老老隨即高聲叫曰。阿蓮快快到杯茶來。外面有客來了。阿蓮聽見父親喚他。隨即倒了一杯茶。用着纖纖玉手托出來。向張媽身邊一放。叫聲張媽媽。你老人家幾時來的。張媽答道。剛纔來的。比即往阿蓮全身上下一觀。乃向老老說曰。好個女孩子。生得這樣縹緲。半年未曾看見。竟不覺這樣長大了。將來不知誰家有福郎君。娶得汝去。待我緩緩揀一家好人。

家。與你做個媒人罷。阿蓮聽見張媽這一說。又喜又恨。喜的是揀一家好人家。恨的是他心中隱情。爲他道破。弄得面赤耳紅。羞人答答。跑進房中而去。張媽說了那些閑話以後。乃向老老言曰。你老人家。今年六十幾歲。老老答道。今年六十三歲。張媽曰。六十三歲了。到很康健。老老答曰。窮苦之人。說什麼康健。不過一向托福。無敢勞你過問。請問媽媽。一向不來舍下。今日來此。不知有何事體。張媽答道。別無事體。因近年來我主人家中用度浩大。現在窮下來了。今年又值飢荒。家中無有錢用。特地要我來討那幾十千錢。不知你老人家現在有否。趕緊與我帶去。免得我家主人親自到來。老老聽得此言。因憶及那已死之妻子來了。乃含淚對張媽道。媽媽難道不曉得麼。自從我那妻子亡後。家內事體無人照管。留下一個女兒。幸由我千方百計。始克養大。且每年田中所出

米谷省吃省用。始能夠用。不料今年這樣大旱。田中無有一點收成。我父女二人。日吃一餐。忍飢忍餓。已苦不堪言。正在困難之際。思想去投一家親戚朋友。借點錢米來。以救生命。無奈親戚多是窮的。朋友處都不肯告貸。已是無法可施。差不多絕火斷炊。要出外行乞了。那禮還有錢償債。望媽媽回家去。到東家前面去方便方便。我父女二人。日後自當報答大恩。決不忘記了。張媽聽得無錢二字。乃厲聲言曰。老老無錢。乃是不行的。我出門的時節。東家太太再三再四叮囑我。務要拿錢回去。方能復命。如無錢回去。連我都不得開交。你說得如此容易。豈不是要連累我媽。老老復說了許多好話。告了許多苦情。奈張媽終不肯允許。老老只得無法。乃對張媽道。我隨你回去見你的東家可好否。張媽始低首無辭。于是老老叫出阿蓮關好了門。一同張媽而去。不一時到了卜家。

門首。張媽帶着老老父女二人。一直逕向卜家大廳中站立等候。少頃卜母與卜靜丞同時出來。往椅子上坐。見了老老父女。卽問曰。爾該我的錢帶來否。老老停半晌始答曰。無有。靜丞聽說無有。卽大聲曰。無有錢來此做甚。老老被此一問。一刻時。回答不出。少許。乃笑顏對卜母及靜丞曰。老太太少爺。有所不知。容鄉下人告稟。今年乾旱。實數十年來所未有之災。不特禾苗無有收成。一切豆麥雜糧。均無有半點。窮人家之苦處。難道老太太少爺不知道嗎。我父女二人。現在已餓得顏色憔悴。差不得要去討飯了。何有錢償債。就是要割我的肉。亦是無有的。請老太太少爺爲我原諒原諒。况老太太借給我錢的時候。乃是與我妻子買棺材使用。若無此錢。我的妻子屍身。將要臭了。難道受人大恩。還不知感戴嗎。望老太太少爺千萬放心。等待明年年歲好點。自當如數奉還。

我決不是那忘恩負義之人。卜母聽得此番言語。出于至情至理。到有允可暫緩追討之意。無奈靜丞這個人不體貼人情。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定要償還他的錢。方肯罷休。弄得黃老老急得面青嘴黃。欲想出不還之言。又因受人深恩。欲想還他之錢。又無錢可還。左思右想。正是無可如何之際。忽見阿蓮在自。已身邊。面面相覷。乃心中暗暗忖度曰。何不將阿蓮留在他家。代他做點些小事件。一來報答他的恩。二來可以償他之債。豈不是一件好事嗎。主意已定。卽向卜母靜丞曰。老太太少爺。不必如此。現在要錢是一定沒有的。我有一句話說出來。不知老太太少爺肯答應否。遂用手指着阿蓮道。小女阿蓮。今年有十五歲了。輕重事體。均可能做。意欲將此女留在府上。做個丫頭。奉侍老太太。俟我有了錢時候再來取贖。不知意下如何。卜母將阿蓮一看。到可合意。於是

點了頭道。甚好甚好。但是以女爲質。天下無此道理。黃老老答道。老太太不必如此。橫直此女孩子在家中受飢受餓。留在府上。飯是有飽的。衣是有穿的。我甚放心。靜丞見了母親答應了。只得俯首無辭。老老見了卜母首肯此事。心中稍稍寬點。乃向女兒阿蓮叮囑了一番。要他好好在此。正欲出門而去。誰知阿蓮執着已手帶淚而言曰。爹爹你這大年紀。身旁無有人侍奉。女兒這麼能舍得呢。孩兒要一全回去。老老見女兒這樣神器。乃破淚爲笑。對阿蓮說道。女兒不必這樣。近來我身體到還康健。你在此地。卽如在家中一樣。你果是真有孝心。則不要回去。况日老太太甚好。你好生侍奉。侍奉老太太。卽如侍奉我一般。再說了許多安頓之話。於是阿蓮始唯唯聽命。說畢。老老父女含淚而別。這也不在話下。再說卜家母子諸人。一日忽坐廳中無事。卜母忽指着靜丞而言。

曰。靜丞。爾年紀這麼樣大了。我們家中。比不得從前。兼且人多口衆。每年無有半點出息。真是坐吃山崩。爾還不知道媽。靜丞見母親說了這話。乃隨口答曰。我想是要想出外去。但缺少幾百塊洋錢。如有洋錢。馬上就可到省去候補了。到省之後若能得了點差事。即可賺點錢供家使用。卜母聽了這些話。轉身向媳婦閔氏道。你丈夫說的話。到也不錯。但是我們女子。總要靠著男人吃飯。要深明大義。古來常有挑燈佐讀。典釵助夫。厥後丈夫成了名的時節。大家安享榮華。豈不是一樁極快樂之事呢。閔氏見姑姑說了這話。隨即在手上脫下金鐲一對。耳旁取下金環一雙。復進房內檢了些衣服。交與丈夫收下。靜丞隨即叫了家人胡升。拿了衣服首飾。一同出門去發賣。不半天。靜丞胡升即提三四百塊洋錢回來。交與卜母收存。過了數天。即收拾行李。帶了胡升。一同動身。臨

行之時。卜母閔氏。送至門外再三囑囑。一路好生保養身體。並囑胡升用心招呼少爺。其子宜男。送至舟中始回。正是

父母恩深深似海。

夫妻義重重如山。

第二回 附權勢夫以妻貴 懼告發養母留妻

却說靜丞主僕二人。登了舟後。一直溯江而上。不一日到了江西省城。隨即叫了一乘車子。將鋪蓋行李。推至一家小客棧內安寓。到了第三日。乃穿一身朝服。做了一個手稟。將自己履歷一一寫得清楚。去到三司衙門去報到。稟帖遞上以後。旋即回寓。聽候懸牌傳見。詎等至一兩個月後。都無有半點消息。只得氣悶悶坐得房中。自吁自嘆。回念在家之時。上有老母。下有妻兒。一切閑事都不要管。幾多快樂。今留寓外面。除胡升以外。無一親人。真是焦燥得很。且每日

用度又大。倘若一年半載。無有差使。那帶來幾百塊洋錢。豈不要用得乾淨了。用完了後。這麼是好。難道主僕二人要去討飯不成。左思右想。忽想起江南會館內之房屋。到很寬大。何不搬到那裏去住。每日費用。可省却一半。豈不是好。過了兩日。即與棧房算清賬目。將行李搬往江南會館而去。有一日坐在房中。無聊已極。乃喚胡升來吩咐曰。我今日要到街上去看看風景。爾在房中好生招呼。切不可外出。胡升應了一聲。是是。是曉得曉得。靜丞既出了門後。隨路而走。雖到省有數月之久。街道尙不熟悉。一路之上。東探西望。走了兩點多鐘。不知不覺。走到臬司前。忽遇着一個人。覲面而來。叫一聲卜先生。你如何得到此地來了。靜丞聽見一聲卜先生。恍忽是蘇州口音。抬頭一看。見來人年約廿餘歲。面貌清皙。衣服尙潔淨。不覺吃了一驚曰。難道是誰。原來是曾懷仁兄。你幾

時來到此地。二人說了數句閑話。懷仁乃攜着靜丞的手言曰。此地非講話之所。我們到茶樓中去吃碗茶。我有許多心事要同你講講。靜丞聽了此話。乃隨着懷仁走到附近一家茶樓上去泡了兩碗茶。分東西而坐。懷仁先開口問靜丞曰。卜先生幾時到此。到此有何貴幹呢。靜丞答道。懷仁兄有所不知。我近來家計頗不好。坐在家中無有事做。很不願意。奉了母親之命。特地來此候補。誰知到省以來。不但無有差使。連傳見都未傳過一次。真正是做官要做得大。做得小。不如一隻狗。此語不第爲我寫照也。懷仁兄。你道氣煞不氣煞。急煞不急煞。懷仁聽了此話。隨即勸慰道。卜先生不必過于燥急。做官之人。大抵如是。現在做官。全靠運動。有了路子。馬上就有差使。無有路子。候至六七年。都無有半點差使。難道先生不知道麼。靜丞聞了此言。恍如冷水淋頭一般。無奈欲回家。

去。又無顏見家中老母妻兒。正如長人立在矮簷下。不低頭來也低頭。靜丞自己之話說完。復向懷仁問道。懷仁兄你亦幾時到此。現在諒必得意。懷仁聽得靜丞問他。便洋洋自得而言曰。不瞞卜先生說。我自那年在閩門與先生別後。東走西奔。欲做生意。苦無本錢。欲去幫人家。又無有合式的東家。至前年間遇着一個朋友。荐我來至此地。吃這公事場中飯。刻下我在糧道台衙門。做了一個大爺。每月到可賺那幾十塊洋錢。我家大人又最歡喜我。故我在大人面前。很說得幾句話。靜丞聽了這些話頭。乃對懷仁異常恭敬起來。隨即對懷仁言曰。兄弟在此。無有一個朋友。以後煩望懷仁兄照應。懷仁見他恭敬他。便歡喜了不得。遂隨口應道。以後遇有好機會。我當竭力幫忙。不要先生掛心。二人說畢以後。遂各下了茶樓。分道而去。按下不題。却說曾懷仁回到道台衙門。

見了道台。說了幾句請安拍馬的話。見了無有事體。遂即退回自己房內而去。一日道台坐在花廳之內。忽來一個丫頭。名喚新梅。捧了一碗香茗。叫一聲大人請吃茶。用着雙手遞與道台。道台接到了茶後。見四處無人。乃頑起那老面皮。向着新梅笑道。太太在上房做些什麼。新梅回言道。太太在房中打磕睡。道台聽得此言。遂隨手拉着新梅的手說道。你不妨在此坐下。我有話問你。新梅坐下後。即問曰。大人有何吩咐。請快些說罷。等一時太太醒來。又不好說了。道台對着新梅說道。你喜歡我否。新梅掩着面笑道。我最喜歡你。恐怕大人不喜歡我。道台又說。你這丫頭。真會放刁。我不喜歡你。我豈肯問你。新梅乃立近道台身旁。笑嘻嘻問曰。大人喜歡我。把我怎麼樣。道台笑道。我把你做個姨太太。你願不願。新梅聞着此言。似得了將軍令一般。復笑曰。我有什麼不願。但

恐無有這種福氣。兩人正在心投意合。興會淋漓之際。不覺那個太太。在背後一一聽得清清楚楚。二人說完之後。正欲轉身。突見太太立在背後。一時間弄得無所措手足。欲向門內逃去。那個太太氣得面如土色。乃大吼一聲。石破天驚。嚇得二人伏首伏尾。縮瑟不堪。無處躲避。那太太隨即走上前來。拈着道台的耳朵罵道。你好你好。你要討姨太太。你應該同我商量。你要討姨太太。何必要討此丫頭呢。一五一十。罵個不休。罵得那道台狗血淋頭。不敢回答。罵了之後。復拿了一塊竹片。將新梅亂打亂敲。可憐新梅打得聲都不敢做聲。那道台站在一旁。呆若木雞。欲去救他。又不敢去救。真是所謂爲人莫作虧心事。半夜敲門心不驚。太太責打新梅後。猶不肯于休。復厲聲向道台曰。你要這丫頭做姨太太。乃是萬做不到的。趕快與我趕他出去。如不趕出去。我一定要鬧

得你昏天黑地。做官都做不成。那時節你纔曉得我的利害呢。道台聽說此話。復欲向太太求情。誰知太太越加發了皮氣。道台知不可挽回。乃只得唯唯聽命。太太見他答應了。始行進去。道台見太太進去後。卽叫一聲曾懷仁曰。來呀。來呀。懷仁聽得道台喚他。隨卽跑了進來。站在旁邊。問曰。大人有何吩咐。道台曰。不好了。不好了。太太要將新梅趕出去。如何是好。新梅出去後。要我如何舍得呢。懷仁遂向道台道。大人不必着急。小人有一計在此。雖將新梅趕出去。大人尚可與他時常相會。但不知大人肯用此計否。道台忙問道。什麼計呢。懷仁道。在小人之見。不如找一個合式之人。將新梅嫁與他。在表面上只說新梅是大人寄女兒。在實際裏。卽是姨太太。豈不是兩全其美。道台聽得此言。遂說道。此計甚好。但找一個合式之人。須要爾去辦方好。千萬不可弄得外面曉得。

這個機關。以致有礙體面。事成後。我當重重賞你。懷仁得此言。不覺喜出望外。遂卽應聲曰。唯唯。明後日準回復大人就是了。二人主意已定。道台乃退回上房而去。懷仁得了此項差使後。亦走回房內。坐在一個桌子邊。自思自想曰。新梅姐待我甚好。不特大人舍不得他出去。我亦是舍不得他出去。總要想一個萬全之策。一來要使大人與他時常往來。二來我亦要日日在一齊便好。想了許久。忽想起一個人來了。最合他心中所算。可以做他的傀儡。不覺心中暗喜。曰。如此如此。主意已定。明日卽跑到道台面前笑嘻嘻曰。大人前日要我去辦之事。現在已有下落了。我有一位同鄉。姓卜名靜丞。乃是本省候補佐雜。爲人甚是誠實。無半點皮氣。且到省以來。未曾得過一次差使。此刻是窮得很的時節。大人若將新梅與他。他自當五體投地。至死不忘。但是將新梅嫁他之後。要

帮他弄個差使方好。省得事事連累大人。道台聽了。便道好極好極。快快去找他來見我。不一時懷仁即將靜丞帶來。道台將他一看。覺得此人到還老實。確是一個懦弱男子。便問道。懷仁與你說過什麼話否。靜丞答曰。在路上一一說過了。道台復問曰。此事爾願不願。靜丞曰。憲台這樣栽培。實如二天之德。焉有不願之理。道台見他承允了。隨即叫懷仁去喚新梅出來相見。以好由他帶回去便罷。懷仁答一聲道。是。是。不一刻。新梅出來。與靜丞見過了面後。欲行辭去。懷仁心生一計。忽向道台說曰。小人有一句話稟告。想新梅到卜府去後。若時常往來。恐太太不準。不如要小人跟他過去。遇有要緊事體。以好兩面通信。不知意下如何。道台見懷仁說的話。正合他的意。遂點首道。好好。你僅管同他們去。就是。于是三人遂拜過道台。同行出門而去。這也不在話下。且說靜丞既得

了新梅後。已非常快樂。見新梅是道台得寵之人。更加奉承。新梅見他這樣待他好。亦覺喜歡。不一日到道台處。代他說了幾句好話。過了半月。道台謹幫靜丞運動到了一個禁烟局的差使。靜丞得到此差使後。即用曾懷仁做他的賬房師爺。對於新梅不啻視若帝天。對於外面。却擺起做官的架子來了。與懷仁朋比爲奸。一般烟戶。被他索詐。均是敢怒而不敢言。不數月。囊中已覺黃白纍纍。於是遂忘却本來面目。愈趨愈下。將家中老母妻兒。置之度外。這邊按住不題。却說那卜母自兒子出外後。日日盼望兒子早做高官。閔氏則夜夜在房中暗祝丈夫早點揚眉吐氣。等了兩個多月。始接到一封書信。信中所言。無非是那幾時到省。幾時稟到。那些閑話。婆媳二人。見了此信。到也放心。詎光陰迅速。日月如梭。寒來暑往。不覺已經過了兩三年的光景。卜家婆媳。盼望好音。幾

致望穿秋水。不特無有好音傳來。連空函都沒有。一封寄歸。卜母閔氏二人。弄得日思夜念。無法可施。有一日卜母閔氏正在廳中閑坐。忽隔壁鄰右來告曰。恭喜你老人家。你家少爺做了官。得了差使。你老人家曉得麼。卜母回言道。不曉得。無有此事罷。鄰右曰。我有個親戚由江西來對我說的。他親眼看見。那有假的。卜母聽得此信。又喜又疑。喜的是兒子做了官。以後可安享榮華。疑的是兒子做了官。難道沒有信來媽。思來想去。終覺懷疑。乃復問鄰右曰。他做了什麼官。鄰右答曰。做了禁烟局委員。現在已發了財。卜母聽得是真。不覺歡喜起來。鄰右說了此話。遂即辭去。鄰右去後。卜母向閔氏言曰。你丈夫做了官。理宜寫信回家。告訴我們。難道他寫了信。被信局失遺了媽。橫直他官是一定做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們婆媳人等。一同到他那里去罷。省得在家中長受困苦。

你意下如何。閔氏答聲道。隨婆婆作主。過了數日。辦了點盤費。卜母閔氏帶着宜男阿蓮。一同搭了船。往江西進發。一路之上。到也清吉。自不必說。忽一日到了江西省城。諸人由滕王閣上坡。進城到客棧內住了一宵。明日閔氏同着宜男到各處一問。果然禁烟局委員是自己丈夫。閔氏心中已暗暗自喜。隨即回到客棧。向卜母道。婆婆。今日媳婦出去。已問到了。禁烟局委員。果是你老人家兒子。卜母聽得此信。亦不覺心中暗暗在那里謝天謝地。到了第三日清晨。卜母向閔氏說曰。你今日同宜男阿蓮先到你丈夫那裏去見他。要他趕快來接我就是。閔氏應聲曰。是是。隨即帶着宜男阿蓮往禁烟局而去。不一時到了禁烟局門口。家人胡升見了主母到來。也不去通報。遂引閔氏諸人。一直往客廳而走。却也事有湊巧。靜丞與新梅正坐在那裏笑笑話話。突見胡升帶了幾

人進來。着眼一看。不是別人。正是自己妻兒。丫頭不覺吃了一驚。心中暗暗想道。此事如何是好。不如翻着面孔。不認他爲是。免得許多煩惱。主意已定。卽向閔氏問曰。你是何人。爲何來到此地。閔氏以爲丈夫與他隔別幾年。有點不認識。乃帶笑面言道。我是你妻閔氏。這是兒子宜男。這是丫頭阿蓮。難道就不認識了。靜丞見他說了此話。不覺怒從心起。昧着天良。厲聲而言曰。何來鄉下婦人。敢在此瞎說。還不與我滾出去罷。閔氏被他一罵。罵得面頰耳赤。不覺流下淚來。宜男阿蓮在旁。亦兩眼汪洋。閔氏想得無法。復向靜丞問曰。爾果不認得我媽。靜丞曰。誰認得你。閔氏氣得面無人色。乃大罵道。你這無良心的人。曾記得出門時。將我的手鐲衣服等件賣得做盤費麼。現在就忘却了。靜丞聽了此言。愈覺難堪。乃舉起老拳。將閔氏就打。閔氏見他如此情形。知無可挽回。乃攜

着宜男阿蓮。一面罵一面說道。你這個忘恩負義的人。確是衣冠禽獸。我此列不與你說。我暫轉到棧房。報知婆婆。再來與你這東西講道理。三人遂忽忽出門而去。斯時新梅在旁。看見靜丞如此行爲。已有八九分不贊成他爲人。無奈此事對着自己。又有絕大關係。故作袖手旁觀之舉。靜丞見閔氏去後。又向新梅奉承一番。始各退回上房。留下不表。再說閔氏自被靜丞驅逐後。走到棧房。與卜母將靜丞待他之事。一一說明。卜母聽見氣得鬱火上湧。不能發聲。少頃乃罵曰。不曉得這畜生。出門幾年。僅變成了一個禽獸了。也罷。明日我們諸人一齊都到那裏去。如再不認。我要死到他裏。看他如何得了主意。已定。到了次日。卜母閔氏諸人。一直走到禁烟局。也不通知。逕向大廳而去。恰好靜丞新梅二人。又在那裏看見閔氏。扶着母親忽忽而來。一刻時躲避不及。乃硬起心思。

佯作不知。仍坐立不動。迨見母親走近身旁。心中終有些過不去。特站起身來。往旁一閃。弄得似一個失魂落魄的樣子。無可如何。卜母指着靜丞而言曰。你這畜生。難道你的良心是黑的麼。你的妻子來見你。不但不認。且敢打他。你記得初出門的時節。我婆媳如何待你。你得了一點好處。不特不倩人來接我。已是罪大惡極。今我們千里而來。受盡多少風霜。就是親朋來此。亦要招待。莫說是老母妻子媽。論你的罪過。真個要千刀萬剗。說畢後。復指着新梅道。這是何人。靜丞停了半晌。乃答道。這是新婦。卜母罵曰。我曉得你是個棄舊喜新。勢利小人。你可曉得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這兩句話麼。靜丞立在旁邊。恍如木偶。無言可答。卜母見如此情形。終非道理。乃厲聲道。你這畜生。能將我們認了便罷。如若不認。我馬上到三司衙門去鳴冤。告你的忤逆不孝。看你

二人能穀坐享榮華否。遂轉身欲去。靜丞乃慌忙向新梅作揖打恭道。太太饒我罷。下次再不敢如此。新梅聽見卜母這幾句話。亦有些嚇怕起來。又見靜丞如此哀求。乃做一個順水推舟的人情。向看靜丞作色道。此次暫且饒你。下次再如此。定不與你干休。說畢。遂抽身進去。靜丞見新梅既已答應。遂如解了縲綑一般。向前一步。跪到卜母前面。叫一聲母親。恕孩兒的罪罷。卜母見了兒子已認了錯。他也就回轉心來。不覺轉憂爲喜。遂叫閔氏宜男阿蓮。一同與靜丞行個禮而散。正是

卜家母子方安逸

黃氏丫頭又受殃

第二回 苦了頭死裏逃生 愚乳娘貪財被玷

却說靜丞認識卜母閔氏以後。留在衙中居住。乃是萬分不已得之事。雖曰給

三餐皆青菜淡飯。與僕人等一類看待。那有半點珍饈入口。夜間則使卜母閔氏等數人共宿一房。已則與新梅安享富貴。衣錦繡。饜膏粱。擺盡了老爺太太的架子。不特將閔氏如束之高閣。並且母親房中去都不去。宜男阿蓮兩小孩子。又不準他走到上房來。真是內外隔膜。咫尺千里。可憐那卜母閔氏日夜在房中左盼右望。望他一來。以好說說家場話。過一天。又一天。終不見靜丞到來。氣得無法可施。幸閔氏四德備全。見婆婆如此情形。不但自己不現怨憤之色。反笑顏向卜母勸慰一番。卜母見媳婦深明大義。亦不覺稍稍寬慰下來。自此之後。卜母閔氏等。亦只得忍氣吞聲。吃吃這閑飯罷了。也就不計較起來。但天下事。往往自受不覺。在旁人觀之。反覺難安。一日阿蓮走到廚房中去取什物。突見案上陳列許多佳肴。以爲老爺今天必是請客。適錢媽亦走進廚房。

來。看看酒食預備好了與否。此錢媽是誰。乃是新梅嫁來時作伴娘來的。詭計多端。存心叵測。常往來于道台衙門。爲新梅作穿針引線的勾當。故新梅視他如左右手。阿蓮見錢媽走進廚房來。遂問道。錢媽媽。今天老爺請什麼客吃酒。錢媽笑道。小孩子。難道老爺太太吃飯的菜都不曉得嗎。阿蓮又問道。老爺太太天天如此。錢媽道。天天如此。你這麼樣。阿蓮聽完後。不覺面上現出了那不平之色。錢媽見他面上神器不同。心中已猜着了。他一定必去告訴卜母知道。等候一時。見阿蓮出廚房而去。卽尾隨阿蓮之後而行。阿蓮出了廚房。那里防及背後有人跟隨他。乃一面走一面罵道。世界上人。總說生兒子好。以爲兒子長大成人。賺了錢。父母可受其供養。依我看起來。好的兒子。固。好。不好的兒子。不如莫生。如我家老爺。早先在家的時節。老太太及太太。待他何等好。誰知他

現在做了官。發了財。就不要了父母妻子。若非怕老太太告他。忤逆不孝。他豈肯認識麼。如今雖然認識。那老太太及太太所吃所穿。粗惡不堪。與婢僕等一例相待。自己則與小老婆好吃好穿。奢華得很。只曉得奉承小老婆。全不顧母親與結髮妻子。依我說來。此等兒子。不如勿生反好。如果照迷信上說去。必定要遭天雷焚殛。我雖是個丫頭。很看得不過意。說完。一直往卜母房中而去。這些話句句被錢媽聽得清清楚楚。錢媽看阿蓮進了房。乃一溜烟往上房奔去。報信。恰好靜丞新梅不在房中。錢媽乃東找西尋。走到花園門首。聽見有人在裏面講話。上前一看。正是靜丞與新梅坐在那邊嘻嘻笑笑說。這株花好。那朵花開得茂盛。錢媽走至新梅身邊說道。太太。你有心在這裏看花麼。我有幾句要緊話對你說。新梅聞之。不覺陡然一驚。問有何話說。快說。錢媽遂將阿蓮剛

纔在路上所說之話。一一如數家珍。並添了許多油鹽。說小老婆長小老婆短。告訴他。新梅聽完後。別言尙不致觸他之怒。惟小老婆三字。最是他所忌的。故一時氣得如怒髮衝冠的樣子。立要靜丞將阿蓮快快叫出來。一問。靜丞聽得如奉聖旨一般。卽時叫錢媽去喚阿蓮。不一刻。阿蓮來到。新梅對他。一問。無有口供。更大發皮氣。靜丞看見新梅發了皮氣。不得不阿順于他。隨叫錢媽拿出一梗竹杖。令胡升將阿蓮責打。原來胡升這人仁慈爲懷。又深不以老爺太太所作之事爲然。故雖執着竹杖。竟不肯打下去。錢媽見他不打。隨到胡升手中。搶去竹杖。將阿蓮亂打亂敲。打得兩手酸軟。始行放手。少頃。靜丞又叫燒火媽出來幫打。原來此燒火媽乃是揚州鄉下一個鄉婦。面貌猙獰。凶悍異常。聽見老爺要他去打阿蓮。他連忙打一個不開交。可憐他嬌小玲瓏。零丁孤苦之

小女子。被他們循環毒打。打得遍體鱗傷。真是慘不忍觀。打畢。靜丞又喚燒火媽將阿蓮縛於樹上。靜丞新梅諸人始各入內去用午餐去了。這也不題。却說阿蓮自一路上說了諸話。走入房內。本欲將廚房中所見之事告訴卜母閔氏。又恐怕惹起二人的憂愁。故一旬均未提起。坐甫定。錢媽即來喚他。心中已有點疑心。以爲去則必非好事。欲不去則又不可。遂即怏怏跟着錢媽而去。恰好宜男立在房中。見阿蓮隨錢媽而去。已亦暗隨其後而走。看他有何話說。不意阿蓮甫走進園中。即聞垢罵聲鞭撻聲。欲救不能。欲不救又不忍。乃暗暗拭淚。站立樹後探窺。少頃見新梅諸人均去。乃跑到自己房內。將母親閔氏及祖母喊來。始將阿蓮救下。卜母閔氏見阿蓮被他們如此打。毒他又無力對付于他。恐怕把阿蓮打死。乃叫阿蓮趕快逃走。阿蓮亦無法。只得從後門中奔逃。這邊

且按住不題。再說靜丞新梅諸人。吃完了午飯。復往花園中。欲將阿蓮再打。使禁止他下次不敢再說老爺太太的閑話。走進園來。往樹邊一看。連人影都沒有一個。不覺陡吃一驚。乃互相問曰。此係何人所放。新梅乃愈發皮氣。靜丞連忙倩錢媽胡升燒火。媽趕急去尋。諸人聽完吩咐。即往外就走。暫住不題。再說阿蓮自出了花園後。也不問路徑。連忙往前直竄。惟恐背後有人追趕。一路之上。那禮敢歇住半刻。約走了數里。不覺前面有一座深山。山道崎嶇。莫辨途徑。正在叮嚀躊躇之際。突來了一個鄉村老人。年約六十。上下光景。執着一管旱烟袋。背後偕一個十五六歲之女孩。手中提着一隻竹籃。攘攘而來。見阿蓮徘徊路側。乃向前盤問。阿蓮見他一老一少。均誠實謹厚。恍是父女的模樣。即叫一聲老伯伯。此處是什麼地方。小女子是迷失路徑的。老人答道。你這小姑娘。

爲何一人走路。莫非有什麼蹊蹊事。阿蓮即將被責之事細說一番。老人乃爲之嘆息不已。遂留阿蓮到他家中暫住數天。並將自己姓名。女兒名字一一告訴他。於是阿蓮始知老人即名喚鄉老老。女兒名喚二寶。三人正在欲行之時。突聞背後一羣人大叫曰。阿蓮不要走。我們等你許久。阿蓮回頭一看。原來不是別人。乃是錢媽帶同胡升及燒火媽。如狼如虎的奔來。即刻立住了脚。不敢走。嚇得面如土色。正想開口哀求。誰知燒火媽諸人。不由分說。將阿蓮如黃鶯攆魚的樣子攆回去了。鄉老老二寶父女二人。見他們如此兇狠。亦只得無法。乃回家而去。這邊諸人將阿蓮捉回後。靜丞新梅即令燒火媽將阿蓮縛于橙上毒打。詎知燒火媽這人真是糊塗。他竭其生平之力。竟將阿蓮打得一命嗚呼。靜丞見阿蓮既已打死。即令錢媽等將阿蓮屍身棄諸荒郊。恰巧當阿

蓮被燒火媽打死于橙上之時。宜男又在背後窺見諸人將阿蓮屍身置諸荒郊。後卽掉頭不顧而去。宜男見諸人已去。卽抱住阿蓮屍亂叫亂哭。一時竟將阿蓮弄活起來了。阿蓮將昏迷眼睜開一看。見宜男在旁。遂相將大哭不已。哭得不開交之時。適鄉老老父女二人又行過此地。見此情景。愈覺憐憫。遂將阿蓮帶回家中。並令宜男速回自己家內。阿蓮被救之後。且按住不表。且說靜丞新梅自打死阿蓮棄諸荒郊後。不過許久。新梅竟生了一子。靜丞愈加歡喜。一日二人正坐在廳中。忽錢媽走進來向新梅道。太太前日要我請乳娘。現已請得來了。在外面等候。新梅遂令錢媽引進來。奶娘同錢媽進來後。卽向靜丞新梅見過禮。新梅問奶娘。叫甚名字。奶娘答道。名小妹。問畢後。新梅卽將小兒遞與小妹抱養。旋卽走進房中去了。靜丞見新梅走後。只有小妹一人在旁。乃

將小妹仔細一看。但見生得清晰可愛。不覺動起邪心來了。又見小妹係一鄉下婦人。諒可播弄。遂故意向小妹旁邊一坐。說了一些不關痛癢之話。越說越緊。竟觸起小妹之皮氣。大被申斥。靜丞想得無法。乃以多金相贈爲言。一味柔軟工夫。小妹竟被他弄得如痴如醉。不知不覺。墮其術中。從此白璧多瑕。千古抱恨。靜丞之罪惡。真誅有不勝誅之慨矣。正是。

丫頭剛出鄆都地。

乳娘又進愁苦城。

第四回 哭娘坟欲圖自盡 遇訟師勸令報仇

却說小妹既被靜丞用柔軟工夫賺到手後。二人暗渡陳倉。已非一次。一日值新梅在上房梳洗之時。二人又在客廳中有話有笑。無非是那些這麼長這麼短的語頭。小妹雖外面與靜丞要好。其實他心中已是萬分懊惱。深悔一時昏

迷。把自己身體玷污。此刻若不應酬他。又恐靜丞答應給他之錢。不肯付給。故只得忍辱吞聲。強開笑顏。與之玩笑。待弄得他的錢到了手後。再行計較。主意已定。遂一面說閑話。一面問道。老爺前次答應幫我打副金鐲。打好了否。詎靜丞這人。奸滑異常。又好色。又吝嗇。見小妹問起手鐲來了。乃佯答道。現已幫你去定好了一副頂時款的。大約過十多天。即要打好。打好了。即當給你。小妹又問道。手鐲雖已定好。還有那三百塊洋錢。請趕快給我。現在我家中十分困苦。靜丞見他又問起洋錢來了。亦佯答道。這幾天太太買了許多珠飾。賬房中沒有多少錢在那裏。等過幾天。再給你便好。小妹再三問他要錢。靜丞則東扯西支。一味說謊。弄得小妹無可如何。小妹見他所說之話。似有點靠不住的意。思。心中暗想道。此時若不急問。將來一定被他賴脫。遂越問越急。問得十分緊。

急之時。二人遂在客廳中大吵起來了。這邊新梅在那禮梳洗畢。正欲出外。忽聽見客廳吵鬧。即輕輕走到客廳門後一聽。聽見丈夫與奶娘在那裏大鬧。不覺怒從心起。醋興勃發。一直走進客廳。將桌子一拍。大聲罵好。你二個不要臉的東西。做得好事。口中連忙說道好好好。靜丞小妹被他一罵。罵得各各閃立一旁。作失魂落魄的模樣。少頃。靜丞即心生一計。忽向新梅笑道。太太不必動氣。我有話告訴你。我剛纔走到客廳。見奶娘抱着兒子坐在椅子上吃乳。我看得小兒子好頑。乃向前親了一個嘴。那曉得這奶娘淫蕩成性。即向我勾引。我申斥了他幾句。他遂惱羞成怒。與我吵鬧起來了。望太太不要見疑。小妹聽畢。亦向新梅道。太太有所不知。老爺前日答應給我三百塊洋錢。那曉得他過橋抽板。剛纔問他。他竟圖賴起來。故爾與他爭鬧。新梅聽完二人之言。心中已明。

白了然。對於靜丞。巴不得將他一口吃了咽去。對於小妹。又不免有些醋意。故外面不得不袒護自己丈夫。遂向小妹罵道。你這賤東西。別人家的男子。要你引誘他做什麼。真是癩蝦蟆想吃天鵝肉。好不知恥。小妹見他幫靜丞的忙。亦發起皮氣來了。乃用出村婦罵人的工夫。與新梅吵鬧。新梅見小妹如此神器。遂令家人將小妹逐出。奈小妹終是鄉間婦人。經不得辱罵。有些羞愧。難堪。遂將懷中小兒往新梅懷中一拋。憤憤然出門而去。新梅見小妹出去後。遂將靜丞一五一十。罵了一番。無奈靜丞對他如待娘一般。故只得抱住兒子。往上房而去。按住不題。却說小妹出了卜家之後。一直走到自己家中。恰好何大夫妻正在家中坐着。見小妹來了。乃笑問道。媳婦你今日有何事回家來呢。莫非送錢來麼。剛纔我二老正在商議。要你夫阿戇來。你處弄點銀錢使用。今

你自來。甚好甚好。小妹聽得此言。如冷水淋頭一般。乃哭向何媪道。婆婆有所不知。今日回家。實有不堪對婆婆說者。可恨那殺千刀的卜靜丞。前日許給我三百塊洋錢。我今天問他。連一個都不沒有。他夫妻二人。反大罵我一頓。將我逐出來了。煩婆婆去幫我問他。就好何媪聽得此言。不覺大發皮氣。乃罵小妹道。你這無用的東西。既被人欺辱。又不曾弄到半文錢。真是該死。你趕速與我回到卜家將錢討來。如無有錢。便不要回來。還不與我去媽。斯時阿戇亦在旁邊。聽得父母大罵妻子。不免說了些戇話。代妻子申辯。竟被何大夫妻喝退去了。小妹見此光景。知家中不能停留。遂往外就走。何大夫妻見他走後。以爲必定向卜家而去。詎知小妹計不出此。以爲家中既不收留。卜家又不敢再去。乃再四思維。無計可行。只得向生母坟上而去。不數里。到了坟前。小妹乃放聲

大哭道。母親呀。你曉得孩兒在此受苦麼。從此以後。孩兒亦不願生在世界上。停一刻我即當來陪你老人家。哭哭啼啼。約有一二個時辰。哭得聲嘶力歇。乃向腰中解下了一綆帶子。往坟旁樹上一掛。復向母親坟上拜了幾拜。說了幾句斷頭話。正欲學那紫霞宮上弔的神情。不覺路旁來了一人。大聲喊道。使不得。使不得。小妹聽見一叫。不覺將帶拈在手中。不敢自勒。說時遲。走時快。忽來人已走向前面。來將小妹手中之帶。强行槍去。此人是誰。原來乃是死中逃生之苦丫頭阿蓮。阿蓮見小妹如此情形。遂問詢一番。互相太息。痛罵靜丞不已。正在無可如何之時。忽前面又來了一老者。手攜雨傘。背一個包袱。徐徐而來。近前一看。阿蓮見是父親。不覺大喊道。爹爹。你爲何到此地來了。黃老老亦仔細一觀。知是阿蓮。乃互相大哭。後阿蓮將靜丞待他之事。細說一次。老老氣得

憤不欲生。決意要尋靜丞去打官司。老老阿蓮小妹方欲行走。突背後有人問道。你們到那裏去。老老回頭一看。不能認識。遂問道。先生高姓。經來人一一說明。始知姓包名世英。專打抱不平的著名訟師。老老等知是好人。遂將女阿蓮及小妹所遭之事。告訴于他。包訟師遂滿口承允。代他報洩此仇。一面囑令老老三人暫到附近鄉間居住。以便商酌報仇之法。經阿蓮指定向鄉老老家中可住。數人遂向鄉老老家中進行。一直到了鄉老老中。包訟師始行回去。正是。

苦女正揮窮途淚。

訟師竟作不平鳴。

第五回 黃老老故意贖女 何阿戇特地索妻

却說阿蓮將小妹及父親帶回鄉老老家中。與鄉老老見了面。敘述了一番。老老遂留他二人到家中居住。不上兩天。訟師即行來了。眾人見過了禮。即各分

賓主坐下。由二寶獻過了茶後。訟師便開口向黃老老鄉老老道。今天我來到此地。實要同你們想法子。對待那卜靜丞方好。諸位有何高見。不妨說出來與大家商酌。黃老老答道。包先生不必客氣。我等皆是鄉愚。除却與之拚命。與之吵鬧外。那有法則可想呢。還望先生指教指教。訟師聽了此言。不覺心生一計。遂向黃老老道。我有一頂好的主意在此。但須要依我之計而行。較之與他拚命。與他吵鬧。有百倍之易。且能得他多金。以爲我們與他打官司之本錢。黃老老問道。是何計策。經訟師一一告訴於他。黃老老遂喜出望外。連忙向外便跑。一直往靜丞家中而去。訟師見老老去後。復向小妹問道。你的事還是做不做呢。小妹答道。還有不做之理。總要先生作主便好。訟師正欲要幫他想個計策。與那卜靜丞尋事。忽外面來了一個似米田共之人。向小妹喊道。你還在這裏。

麼。我處處尋交了你。我們回家去罷。小妹曰。怎麼能夠回去。豈不是要被你娘爺打死了麼。訟師見他二人這樣說話。遂問他是何人。小妹道是我丈夫。名叫阿戇。全不懂一點世事。望先生教訓教訓。訟師聽得他是一個戇頭戇腦的人。正合他的用處。乃呼阿戇走近身傍來教了一番。要他到卜家處這樣那樣。一說好。阿戇聽得清楚明白。遂答道。曉得曉得。不一時。亦望卜家而去。按住不題。却說黃老老自授了訟師之計後。因即出門往卜家而去。旋到卜家。即由門房帶往客廳與靜丞相見。適是日靜丞正與師爺曾懷仁在客廳中閑談。一見老老到來。遂要他到椅子上坐下。自己乃坐在上面香几邊的椅上。叫一聲倒茶來。對於老老。遂擺出那做官的架子來了。老老雖是個鄉下人。到也見過了席面。坐在那椅子上。到無半點縮瑟狀態。吃過了茶。便向靜丞問道。小女阿蓮

在府上許久。承蒙老太太老爺諸人包涵。感恩不淺。現在這幾年叨天佑庇。田中所得收成頗好。每年尙有點贏餘。今天特地前來。還清老爺那幾十千錢。贖我女兒阿蓮回去。請老爺叫阿蓮出來。與我見個面便好。靜丞聽他要贖阿蓮。不覺呆立半晌。無言回答。忽會懷仁在旁邊插嘴說道。黃老老。你還不知麼。你的女兒阿蓮。已死去半個多月了。老老聽得死了。乃佯哭道。我的好女兒。詳你小小年紀。怎麼就會死呢。一面哭。一面問道。他什麼病死的。懷仁道。得了急症死的。老老道。死了以後。做什麼不通知于我呢。懷仁道。衙中事體忙得緊。無有閑人來告訴你。難道卜老爺謀死你的女兒不成。老老道。雖然不是謀害。可憐我這太年紀。膝下無兒。僅此弱女。死的時候。連我面都未曾一見。叫我怎麼舍了呢。也罷。既然死了。請問葬在什麼地方。我以好到坟上去哭一哭。表表我做

爺娘的心思。懷仁聽了此話。一刻時回答不出來。忽向靜丞賣個眼色道。你知在什麼地方麼。無奈靜丞這人。雖是存心狠毒。口才甚短。亦答不出來。懷仁見他答不出來。只得支離其說。一味搪塞。俗語道。做賊心虛。終有些掩飾不過去。老老聽畢。乃作色而言曰。曾先生。你還要瞞我麼。小女阿蓮之事。我已問得清楚。詳明。你們將他打死。棄諸荒郊。是也不是呢。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生要見人。死要見屍。如若無有屍。把我一看。我一定要去呼冤的。決不能干休。懷仁見他既已知曉。也不能再行遮蓋。遂隨手將靜丞找去。向他耳朶裏輕輕說道。阿蓮之事。既被老頭兒知悉。怎麼便好。不如與他講點好話。給他幾百塊洋錢。與之了事罷。靜丞答道。甚好。你與他去說。就是。懷仁遂轉身與老老說道。你老人家不必如此。別人家的閑話。切不要聽。向燈者多。向火者少。外面人都想弄得

你與卜家老爺吵鬧。他們以好在旁邊笑煞。現在死者既不能復生。就是將你女兒的坟墓挖出來與你一看。亦有何益。依我說來。不如要卜老爺給你點洋錢。作爲養老送終的費好否。老老聽得此語。心中暗暗笑道。不怕你這二個奸滑的東西。你也要中我之計了。外面仍作色對懷仁曰。曾先生你這話說差了。難道我今天來此。還是敲他的竹槁麼。懷仁道。你老人家不要生氣。因卜老爺見你是個老實誠篤之人。又因阿蓮死時。未來告訴你。不免有點不週到之處。故爾過不得意。甘願給你的洋錢與你老人家使用。請再思再想。切不可辜負了人家的好意。老老停了半晌。乃答曰。依先生這樣說法。他到底給我多少洋錢呢。懷仁道。你老人家要多少媽。老老道。我要三百塊洋錢。懷仁走近靜丞身邊一說。遂即答應下來。比即將洋錢三百遞與老老收下。老老接了洋錢。說了

幾句閑話。出門而去。懷仁見黃老老走後。卽向靜丞前面表了他一番功勞。自不必說。原來懷仁這人。自新梅嫁到靜丞家中後。他卽隨着新梅來的。外面似覺爲道台作內應。其實自己與新梅有不可一日相離之關切。自靜丞得了祭烟局差使。卽用他爲賬房。一切出入。他狠弄到了幾文錢。刁滑異常。靜丞視他如左右手。剛纔黃老老之事。他又費了許多唇舌。始行弄得無事。靜丞對他愈加敬重。不免向他再三道謝不已。二人正欲退回房中而去。忽外面跑來一人。氣喘喘說道。還我妻子來。還我妻子來。逕向客廳桌上一坐。靜丞懷仁。不覺一驚。近前仔細一看。見生得粗笨不堪。活像一個有神經病之人。又不認識。連忙要胡升叫錢媽出來問知。錢媽來後。見是阿戇。乃問道。阿戇。你來此做甚。阿戇道。我要我的妻子回去。我爹爹要我來喊他的。趕快叫他出來。于是靜丞懷仁。

始知此人爲小妹之夫。又不覺吃了一驚。乃對阿戇道。你的妻子。前日已回家去了。阿戇道。那個說回家去了。我今日纔由家中來。誰看見他呢。遂亂喊亂叫。發出那鼓戇皮氣來了。口中說着。你們去去去。趕緊叫他出來便了。如不叫他出來。我要打得你不開交。你們纔曉得我的利害。靜丞見他不講道理。懷仁亦不敢近前。與他說話。只得叫錢媽去安頓他。詎阿戇仍是胡鬧。一面說道。你們莫非將他打死了麼。如打死了。須要給錢與我去娶過一個。倘若不然。我決不干休。錢媽見他說出了一個錢字。卽走至靜丞面前設道。這事易辦。剛纔他口中說出一個錢字。既是爲錢而來。不如給點錢與他就是。靜丞被他鬧了無法。只得答應。錢媽向阿戇道。阿戇。你不要吵。現在卜老爺給點錢與你。好與不好。阿戇道。我要一千塊洋錢。方答應。錢媽道。你這呆東西。不要瞎說。給你一百塊。

洋錢罷了。阿戇道。不照我說。我一定是不答應的。錢媽與之再三商議。始以三百塊洋錢了事。約定第三天來拿。阿戇見已答應。遂即出了卜家大門。回到鄉老老家中。告訴包訟師去了。正是

強中更有強中手。死人頭邊有活人。

第六回 野鴛鴦好情披露 苦婆媳懼禍出奔

却說包訟師自打發黃老老何阿戇往卜家去後。也不曾回去。一直在鄉老老家中等候。他二人的回音。心中想道。此計成功確是一定的。但恐他二人不能堅持到底。倘說出自己的姓名的來。使靜丞知道。怎麼是好呢。雖然我怕是不怕他。終覺面子上有些難爲情。正在沉思之際。忽黃老老忽忙忙走到自己邊。作笑容道。包先生。我回來了。訟師見他面有喜色。知其計行。遂問道。如何如

何老老道。現在已拿到三百塊洋錢來了。訟師道好好。我們打官司。有了本錢。話猶未完。又見阿戇跑進來了。訟師見他這樣神器。恐事體弄壞了。連忙問阿戇道。卜家之事。怎麼樣。阿戇連忙答道。我吵得他不開交。他已答應給我三百塊洋錢。約我過幾天去拿。訟師見他這樣說法。到也放心。大家歡笑一番。不一刻。卜靜丞的家人胡升來到。見了訟師。卽謝言道。包先生。我家老爺請你去。有事商酌。我剛纔到府上來。說先生在此。故我特地來此。望先生與我一齊同去。訟師問道。你老爺請我有何事體呢。胡升答道。有要緊事體。千萬要先生一去。訟師心中已想道。必定是黃老老阿戇二人。在他家中吵鬧時。言語間露出是我教他去的風聲。雖然如此。我也不怕他。主意已定。隨卽偕同胡升一同往卜家而去。按住不題。却說有一日新梅正值梳洗之後。坐在房內。自言自語道。我

這一身愛我的其多。實在我心中所愛的人。除懷仁以外。鮮有當意者。話猶未完。不覺懷仁已在背後咳嗽一聲。弄得新梅到有些不好意思。乃罵一聲懷仁。道：你這個人。真是鬼頭鬼腦。走進房來。又不做聲。幸喜我不會罵你。如若罵你。你這麼樣呢。懷仁道：太太不要這樣說。莫說罵我。就是打我。亦是快活的。我剛纔來的時候。不做聲。有個緣故。因恐怕丫頭錢媽諸人在房內。故不敢做聲。願太太恕我之罪罷。下次不敢。新梅笑道：你這個人。真真是好。我說一句這樣的話。你就能如此回答我。叫我怎麼不歡喜你。說話之間。忽蓉花丫頭遞杯茶進來。懷仁坐在那裏。避之不及。只得坐立不動。新梅見他有點不便。即斥蓉花出去。不一時。錢媽又走進來。弄得新梅懷仁忸怩不安。後用些好話安頓。始將錢媽送出去了。二人見錢媽走了。乃放心在房中話話笑笑。談些心腹事。不料說

話過久。忘却顧忌。聲音竟達于戶外。適閔氏偕卜母在此經過。聽見房中說話。以爲靜丞與新梅在那裏談心。後由閔氏仔細一聽。知非丈夫聲音。且所說之話。都是床第私語。不覺驚駭起來。聽了約有半點鐘之久。已聽得詳細清楚。知爲一對奸夫婦在那裏作樂。一刻時氣憤起來。也不顧忌。婆媳二人。卽往房中直走。見新梅懷仁橫睡在床上說話。卜母乃大罵起來道。你這兩個無恥的男女。眞眞不要臉。懷仁起身一看。見是卜母閔氏。嚇得魂飛魄散。一溜烟往外面就跑了。新梅站空一旁。被卜母一罵。又羞又怒。頓時反起面孔。與閔氏卜母大鬧起來。真是吵得天昏地黑。如烈風迅雷一般。靜丞正在客廳中與客接見。聽得上房這樣狂叫。知是新梅與人吵鬧。不一刻。卽將客送去。連忙往上房而走。甫到房門口。見是新梅母親閔氏三人打得一團糟一樣。喝又喝不住。救又不

敢救。一面是母親。一面是愛妾。弄得無法。乃將妻子閔氏用竹棒亂打。始解此圍。卜母見靜丞打閔氏。遂與靜丞吵起來。經靜丞陪了一個小心。始行息怒。新梅見諸人已停住了手。心中暗想道。剛纔之事。既已被他婆媳撞破。少頃他們一定要說出來的。似覺難於爲情。不如乘此機會。洒一個潑賴。作那先下手爲強之舉。倘能將他婆媳弄得出去。一來拔除眼中之釘。二來可遮蓋自己的臉面。豈不甚好。主意已定。卽向靜丞撒起那道台的姨太太威風。叫蓉花去叫轎夫預備轎子。到道台衙門裏去。靜丞見他如此。不覺嚇得心如胆裂。立時到新梅面前賠小心道。太太不必發怒。千万看在我面上。千不是萬不是。總是我。不該留他二人在衙門內住。說罷。一面向閔氏亂罵。罵了之後。又執竹杖去打。卜母見他打閔氏。豈肯干休。不免亦將靜丞亂打。靜丞氣得無法可施。那邊新梅

又在那裏瞎哭瞎吵。心中乃生出一計。叫蓉花錢媽。將卜母閔氏宜男三人閉置一間空房子中。囑令蓉花看守。不準放走。如若放走。卽以蓉花是問。一聲吩咐。諸人遂將卜母等押向空房子內而去。新梅見靜丞如此辦法。到也無話可說。在靜丞之意。原是退兵之計。詎料卜母閔氏等。自到空房子後。不知靜丞是何用意。心中甚是難安。乃互向相談道。我們既被他禁錮在此。狼是不能自由。況且新梅這淫婦。作此無恥之事。又被我們撞破。他一定不肯與我們干休。靜丞這無用的東西。對他如奉神明。我們留在這裏。不是被他害死。一定是要被他氣死呢。如何是好。不覺哭起來了。外面蓉花。正在那裏看守。忽聽得裏面哭起來。亦覺心中有些難安。過不下處。忙問道。老太太太太哭些什麼。卜母道。蓉花你不曉得我們的苦處。我們不是在這裏過生日子。是在這裏過死日子。又

嘆口氣道。天眼茫茫。那裏有什麼報應呢。蓉花答道。老太太不必如此。小丫頭有一計在此。管教老太太出離苦海。卜母道。什麼計呢。蓉花道。何必逃走。媽省得在此受苦。卜母道。我們走了。你怎麼得了呢。蓉花道。老太太。不要耽憂。我自的道理對付他。卜母閔氏等見他到是一片誠心。遂用他的計。別了蓉花。叮囑了一番。一直往外面逃走。走了半個時候。在路上與閔氏說道。我們雖是出來了。到底往那裏去呢。閔氏想了一回。無路可去。忽宜男在旁說道。婆婆。媽何必到鄉老老家中去呢。現在阿蓮亦在那裏居住。卜母閔氏聽得阿蓮在那裏。心中甚覺如意。遂問宜男曰。你認得麼。宜男曰。做什麼不認得。那日同阿蓮到過他家裏。那老人家頂好。嘗留我在那裏吃飯。於是三人遂往鄉老老家中而去。正是

惡婦方施完廩計。丫鬟竟作援手人。

第七回 苦肉計良善被陷 薄命女監獄探親

却說那天包訟師同着胡升到了卜家。走到客廳。與靜丞見了面。客氣數語。又與曾懷仁談了數句。卽向靜丞問曰。今天遣貴价來叫我。有何事見教呢。靜丞道。無有他事相勞。因貴處附近有一家姓何的。名叫阿戇。他的妻子前次在兄弟衙門內做奶娘。日昨與敝內人口角數句。卽憤氣逃回家中去了。昨日他的丈夫阿戇跑到兄弟這裏來胡鬧。被他鬧得無法。只得答應給他三百塊洋錢。與之使用。因這個人有點戇氣。恐怕給了他的錢後。他又再來胡鬧。聞先生是該處鄉間公正紳士。是以特請先生到來。將那三百塊洋錢並手鐲一副。與我帶去。交他收下。另外有票銀數百元。乃送與先生使用的。先生回到鄉下。務乞

幫我開導他們一番。至托至托。訟師原是個俠義之人。那裏肯要此錢。因恐怕與他要打官司。又因他之錢。是剝削百姓來的。以爲縱不要與他打官司。亦可將此錢做點好事。主意已定。遂忙將此銀收下。佯說一聲。怎麼敢當呢。靜丞懷仁同聲道。包先生不必客氣。日後還要先生各事幫忙便好。訟師向靜丞道謝一聲。出門而去。按住不題。却說靜丞自將卜母閔氏閉禁空房後。也不記在心。中一日正在房中與新梅閑談。忽見丫頭蓉花跑進來。跑到靜丞新梅面前。哭道。老爺太太不好了。昨日晚上我睡熟的時候。那老太婆諸人。不知如何逃走了。望老爺太太饒我的罪罷。新梅見卜母閔氏走了。越覺難過。乃叫錢媽出來。將蓉花責打。錢媽將蓉花打了一頓。仍是不知下落。錢媽生心一計。乃向新梅耳邊說道。如此如此。新梅聽了後。乃息怒對蓉花說曰。你這小東西。怎麼會使

他們逃走了。我現在限你三日去尋他們轉來。如三日內尋不到。那時候一定要打死你這賤人。你不要到別處去尋。只要到鄉下去尋。便可找到。你趕快與我就去罷。蓉花無法。只得出大門而去。新梅見蓉花出去後。一定料其必投往鄉老老家中。遂吩咐錢媽胡升燒火媽尾其後而行。錢媽等一聲答應。是是。是這邊蓉花自出了卜家大門後。心中轆轤。無有主意。不知往那裏去找。一時間忽記起宜男對他說過阿蓮尙在鄉老老家裏居住。我不如到那裏去走一遭。看他們在那裏與否。如在那裏則甚好。就是不在那裏。亦可以問問他們的下落。主意已定。遂一直往鄉老老家中而行。恰好剛走到鄉老老門口。卽見卜母閔氏與諸人在那裏說話。卽走上前去。叫一聲老太太。你們在這裏麼。現在老爺打得我不得了。要我出來找你。如三日內找不回去。卽要打死我。我此刻

雖然看見老太太。我甘願在此。不願回去。不知老太太。意下如何。是日適包訟師亦在鄉老老家中。見了蓉花所說的話。狠有可取。急忙問卜母道。這女子是誰。卜母道。他是那新太太的丫鬚蓉花。我們逃出來的時候。全仗於他。今日他來到此地。又是爲我們而來。可憐他已被那畜生夫妻打得不堪。現在已不願回去。如何是好。訟師聽畢。氣得怒目拘胸曰。世上有這樣無有良心的人。難道就無有天理麼。也罷。我願拚了這條性命。與他打一場官司。不然。世界人人盡學他。則有何三綱五常之可言哉。言畢。遂留蓉花亦在鄉老老家中居住。原來訟師自那天被靜丞請得去後。當即交以三百塊洋錢。一副手鐲。另有銀票洋數百元。當接到錢後。即回到鄉老老家中。以三百塊洋錢手鐲交付阿戇夫妻收好。自己之數百元銀票。正欲想個方法安頓。忽卜母閔氏等到來。經問詢了

一番情由。乃大罵靜丞不已。於是決意將這數百元銀票交與鄉老老收存。以作卜母諸人食用之資。自己則要尋靜丞去打官司。適纔又聽過蓉花之話。愈覺不平。正欲設法去告那靜丞時。突見門外進來三人。一男二女。看見蓉花。連忙喊曰。蓉花。你逃在這裏來了。我們尋交了你。還不與我回去嗎。蓉花正欲退入後面去。忽被燒火媽將他一挾而跑。錢媽諸人剛出大門。不知如何。又來了差役數名。手中執着拿人籤票。一擁而進。不由分說。竟將訟師黃老老。鄉老老。三人一概拿去。僅有阿慧跑入房中。匿在床下。未曾被拿。卜母閔氏見訟師老老一般男人。均行捉去。乃氣得無可如何。急忙要阿慧跟得去打聽消息。當蓉花出門以後。靜丞一面吩咐錢媽三人來捉蓉花。一面要懷仁去。到知縣衙門。帶了差役來拿訟師諸人。乃是迅雷不及掩耳之計。竟弄得包訟師束手無策。

觀此。愈知靜丞爲人之陰賊險狠也。按住不題。却說訟師老老諸人入了獄後。家中全是一羣婦女。卜母年紀太老。閔氏又不便出首。阿蓮二寶小妹。均年輕女子。無有知識。終日惟見嘆聲吁氣而已。卜母雖然一年老。到底閱歷較深。見諸人無法可施。終不是道理。乃向阿蓮等說道。你們徒哭。亦是無益。不如到獄中去問問包先生。看他有何計策麼。阿蓮等答道。此計甚好。於是三人遂約定同往獄中一走。正是

縱你用盡千般計。天不由人也枉然。

第八回 牢內黃老初畢命 江邊蓉花慶更生

却說阿蓮三人約定向監獄探親以後。到了明日。各各梳洗畢。欲結伴同去。卜母忽向衆人道。你們不要同去。監獄內面不便容積多人。且數人同去。要引起

人注意。不如分先後去罷。三人說道。老太太說的話。甚有道理。於是娶小妹先行。小妹聽見要自己先行。也不推辭。一直往縣衙而去。不一時走到了監獄門首。叫一聲有人在內。媽。禁卒正在那裏打磕睡。忽聽得門外有人叫門。知是來探監之人。乃問道。你是那裏來的。小妹答道。我是來看包世英先生的。原來禁卒這人。雖是吃衙門飯。到有點慈悲心腸。知包訟師是個好人在監中招呼一切。狠是加敬。故聽得外面這人是來看包先生。遂也不向他索錢。即陸續分他進來。小妹見了訟師。乃勸慰道。包先生在此可好否。訟師道。這裏的禁卒待我甚好。小妹道。包先生你要吃什麼東西否。我可以去買得來呢。訟師道。我不想什麼吃。我要吃。此地狠是方便的。有禁卒代我去買。可不要勞你。說完了這些話頭。訟師復問小妹曰。你的胆子大否。小妹曰。什麼胆子大不大。但是當要做

的事。就是鎗刀斧鉞。我也不怕。請問包先生有何見教呢。訟師道。非是別事。剛纔禁卒與我言道。這幾天內有個欽差到來。聞是一個御史。秉性剛直。不畏強禦。此次奉命來江西專查辦那些貪官污吏。我們這件官司。非到他行轅上去呼冤。決是不能明白的。你既不怕。可與我去告狀否。小妹曰。那有不去之理。但是無有狀紙。怎麼是好。訟師曰。狀紙我昨日已預備好了。但是狀紙內面不止爾一人名。阿蓮二寶蓉花均在內。須要爾四人同去方好。小妹道。這個自然。可要他們都來一見否。訟師曰。這也不必。倘是欽差問你們口供。你們只要照直說去。在堂上切不可害怕。一怕起來。卽不免言語顛倒。依我思想。此回官司。一定要幫我們伸冤的。說完。遂將狀紙交與小妹收下。令他回家而去。小妹回到家中。遂將訟師囑他告狀之事。一一向卜母諸人說知。計議已定。只待欽差

到來時。同去告狀。便了。再說阿蓮二寶。見小妹既已回來。二人遂亦同往監中而去。走至監獄門首。喚了一聲禁卒。禁卒聽見便開口問道。你二人是來探看那個呢。經二人說過了姓名。並給了他二塊洋錢。始行放他進內相見。二人各見了自己的父親之面。均抱號大哭。禁卒見他們如此神器。乃喝一聲曰。你們不要如此。倘外面老爺曉得。我是擔當不起的。小妹阿蓮。乃忍淚低聲再哭了一番。忽鄉老老向小妹叮囑曰。好兒子。哭是哭得無用的。你趕快出外去鳴冤便好。小妹乃答應一聲。是是。這邊阿蓮見了父親病得形容枯槁。顏色憔悴。說話都說不來。尤覺難堪。況且阿蓮又生性孝道。自幼多虧父親撫養大來的。此會吃官司。坐在牢內。乃是無妄之災。頓時哭亦哭不出來。只得跪在父親面前。叫聲爹爹。千萬不要心急。現在聞有欵差到來。我們已預備好了。要去告狀。

諒不久當要伸冤。你老人家總要忍氣吞聲。珍重身體方好。切不可過于焦急。你想什麼食物吃麼。孩兒當去辦來。就是黃老老聽了阿蓮這般話。本欲回答幾句。因病勢沉重。說了半晌。竟含糊道出一個報仇二字。急得兩眼上掙鼻息。喘喘不一刻。竟往極樂世界去了。可憐那阿蓮哭得聲息俱無。被那禁卒再回催他。始行同二寶回去。這裏禁卒乃到縣官處報明黃老老在獄中病斃情由而去。按住不題。却說那天蓉花。在鄉老老家被燒火媽挾得回去後。經靜丞新梅囑令燒火媽打了一頓。自不消說。又被那錢媽在那新梅面前。進了數句讒言。說這小丫頭。今天雖然打了他。難保他過了幾天不逃走。媽。新梅聽得此言。遂問錢媽道。照你這樣說。將他怎麼樣處置呢。錢媽道。依我說。不如將他賣脫了便好。省得天天與他討氣。不知太太意下如何。新梅道。甚好甚好。遂立時吩

咐錢媽帶他出去去賣。蓉花那裏願去。被那錢媽用出了如狼如虎的威風。將他牽出。這邊新梅懷仁。以爲眼中之釘。又拔去了一個。反覺快活起來。那曉得錢媽將蓉花帶出卜家後。不走上半里。蓉花卽問道。錢媽。你把我賣到那裏去呢。錢媽道。我罵你這小東西。我被你氣得不得了。我要賣你往堂子裏去。做那娼妓。蓉花道。可賣到別處去麼。錢媽道。一定要賣到堂子裏去。蓉花欲想再說。又被錢媽喝令速走。蓉花見他如此居心狠毒。心中暗暗想道。偷果然賣得我。到堂子裏去。這一生一世。還可做人麼。我不如尋個自盡便好。一面走。一面想。不覺走到一條小河邊上來了。心中忽想起來。何必就跳入水中呢。省得在世界上活活受罪。一霎時忘却生死。出于錢媽不覺。直往河中一跳。旁邊錢媽看見蓉花跳入水中。嚇得魂不附體。呆立岸傍。欲思下水去救。但看見清水綠波。

深不見底。欲等船隻。又無船隻到來。急得無所措手足。停了半刻。乃回家而去。這裏蓉花。自跳入水中後。心內已如吃了朦朧一般。東模西模。約有半時之久。力不能支。遂令已身子隨波上下。不知何如。竟流至一股柳樹根下。停住。那頭上青絲。時時浮於水面。恰好有一隻漁船。停在旁邊。船中有一漁父。年約五十餘歲。坐在那船頭上吃烟。瞥見船旁柳樹兜下。聲音響亮。以爲必是一尾大鯉魚。在那裏逐水。仔細一看。見是一叢烏溜溜的東西。知是落水之人。急忙拋却煙袋。用竹篙一指。大聲叫道。快快用手攀到呀。蓉花在水裏。聽得有人叫他攀打。遂用雙手吃力握住。始得將頭露出水面來了。那漁父乃緩緩用竹篙將蓉花引近船旁。極力往岸上一拿。方克將蓉花拿起來了。幸喜是日天氣晴和。又是五月時節。故漁父令蓉花坐在草地上。停歇停歇。剛好那日阿蓮二寶出外。

去買什物。偶經過此地。見一羣人圍在那裏看些什麼。二人走近前面一看。阿蓮認識是蓉花丫頭。乃叫一聲蓉花姐姐。你爲何這麼樣兒呢。蓉花抬頭一看。見是阿蓮。不覺哭向阿蓮道。二位姐姐。有所不知。自從那天捉我回去後。打了一頓。又欲將我賣得去爲娼妓。我想得無法。故投河自盡。遂指着旁邊那漁父道。幸虧那老伯伯救我起來。得以不死。現在雖是不死。以後要我到那去安身呢。二寶乃向蓉花道。姐姐不必着慌。我帶你到我家裏去罷。於是三人向漁父道謝一番。同往鄉老老家中去了。正是

可憐良善歸荒塚。誰惜惡人受餘殃。

第九回 遇欽差四女告狀 暗探訪二惡遭殃

却說小妹那天在監獄中受了包訟師的吩咐及狀紙後。走回家來。已遍向阿

蓮諸人說好。只等欽差到省。一同去攔輿喊冤。一日忽聞路上行人說道。明日省城內要接欽差。滕王閣一帶。已預備得齊齊整整。省內大小官員。皆是忙碌得狠的。阿蓮聽得此話。遂回家向諸人一說。到了明日。阿蓮小妹四人。遂帶了十餘塊洋錢在身邊。一直往省城而來。連忙跑到監獄內。向包訟師一說。訟師即令他們在章江門口守候。待他轎子進城門之時。你們四人。可同時跪下去呼冤。此狀子一定是要準的。說畢。即令四人趕快出去。不一時。走到章江門口。恰好欽差尚未到來。等了一點多鐘。約有十二點鐘的時候。忽聞鳴鑼開道。無數的兵丁旗戟。向章江門而來。最後有一乘綠呢大轎。內中坐着一個五十來往歲的官僚。面貌堂堂。和霽可親的樣子。緩緩而來。轎邊有八個護兵保護。剛抬至城門口。那阿蓮四人。手拿着一張白紙狀子。同向轎前跪下。連忙叫聲請

大人伸冤。欽差見有人在轎前喊冤。卽令停住轎子。往外一看。見是四個女子。知必有大大冤枉。隨卽吩咐道。要他們起來。同到行台衙門裏去罷。於是四人乃隨着轎子背後而行。不一刻到了行台衙門。欽差下了轎。不去上房換衣服。卽往花廳而去。阿蓮四人在宅門邊等候了一時。忽聞欽差大人傳見。由差官將四人帶往花廳。見了欽差。四人隨卽跪下。欽差將他們姓名問了一次。記在中心。隨卽將狀紙揭開一看。見上面寫道。

告狀人黃阿蓮何小妹蓉花二寶等。爲仗恃官威。誣陷善良。出妻逆母。虐婢殺人事。竊以爲人之道。首重綱常。行政大端。先在愛民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天下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此古今通訓也。有卜靜丞者。籍隸江蘇。幼年喪父。家庭之中。純恃母氏維持。得以撫其成人。髮妻閔氏。四德備全。嘗典釵。

質○裙○以○助○囊○資○詎○狼○子○野○心○天○良○喪○盡○功○名○成○就○卽○棄○故○劍○老○母○妻○子○跋○涉○
千○里○而○來○不○但○不○倒○屣○相○迎○反○作○白○眼○相○加○令○人○聞○之○能○不○淚○下○小○婢○阿○蓮○
旁○觀○不○平○稍○出○公○道○之○言○卽○遭○毒○打○斃○命○棄○屍○荒○郊○幸○天○不○絕○人○旋○得○復○蘇○
奶○娘○小○妹○原○屬○有○夫○之○婦○甫○入○他○家○卽○爲○引○誘○奸○污○後○被○夫○氏○察○知○致○令○逐○
出○在○外○不○準○回○家○丫○頭○蓉○花○亦○係○清○白○女○子○因○說○破○彼○等○陰○謀○遂○逼○其○賣○入○
爲○娼○迨○投○河○自○盡○始○得○脫○離○苦○海○若○非○漁○人○救○起○早○已○向○枉○死○城○中○徒○喚○奈○
何○矣○阿○蓮○之○父○名○喚○老○老○無○端○捉○去○卒○至○瘦○斃○監○中○以○上○諸○事○皆○其○出○妻○逆○
母○虐○婢○殺○人○之○明○證○他○若○包○世○英○鄉○老○老○等○皆○鄉○里○公○正○之○人○一○則○以○收○留○
諸○苦○女○而○被○誣○陷○一○則○以○代○爲○鳴○冤○而○遭○監○禁○種○種○罪○端○不○堪○縷○述○其○仗○恃○
官○威○誣○陷○善○良○罪○惡○誠○可○謂○滔○天○與○若○而○人○者○不○特○爲○政○途○之○敗○類○實○爲○社○

會○之○蠹○賊○在○彼○之○意○以○爲○現○任○糧○台○是○其○乾○岳○父○有○泰○山○之○可○靠○又○何○累○卵○石○之○相○投○哉○故○所○以○任○已○欲○爲○無○所○顧○忌○耳○今○逢

欽○使○駕○臨○洪○都○車○停○豫○章○以○鋤○暴○安○良○爲○懷○以○仁○民○愛○物○爲○心○用○特○將○該○職○員○所○犯○諸○罪○一○一○臚○陳○之○據○實○直○書○不○敢○確○詞○架○語○妄○瀆○鈞○聽○如○有○不○實○之○處○甘○坐○反○誣○之○罪○聞

欽○使○大○人○明○鏡○高○懸○洞○若○觀○火○務○乞○除○此○醜○類○以○安○善○良○而○肅○官○箴○不○勝○感○戴○之○至○此○呈

看○畢○乃○拍○案○大○怒○道○世○上○有○這○樣○惡○的○人○麼○這○還○了○得○如○果○是○真○不○特○他○們○數○人○受○他○之○害○將○來○不○知○要○害○了○許○多○人○了○心○中○又○暗○暗○想○道○莫○非○他○們○是○誣○言○他○的○麼○不○可○聽○一○面○之○辭○遂○信○爲○定○讞○想○了○一○頓○忽○得○了○一○個○計○策○以○爲○如○此

如此甚好。遂依計而行。這裏乃令阿蓮四人暫回家中聽候。懸牌聽審。就是到了第三天的時候。用過了午餐。乃改換了一套便衣。由後門口走出。衙中人役無一個知道。欽差自出了後門。即在街上隨走隨看。看了一頓。乃走到一家麪館內。吃了一碗雞汁大麪。隨問聲堂信道。禁烟局在什麼地方。堂信即告訴他在藩臺衙門旁邊。欽差聽明後。還了麪錢。直向藩台衙門而去。迨至藩台衙門一看。果見禁烟局在那裏。上面掛着一塊江西全省禁烟總局的直扁。衙門倒很熱鬧。看了後。隨即走轉身來。欲尋一個探聽消息的地方。剛好離衙門不遠。有一家小茶肆。名曰五柳春。原來該茶肆純是做那衙門內聽差人的生意。吃茶之人。到狠不少。欽差走進店去。遂泡下了一碗珠蘭香片茶。真是湊巧。他同坐那一桌。只有一人。正是那卜府家人胡升坐在那裏。欽差坐了一刻。忽向胡

升說道。你老兄貴姓。胡升答道。我姓胡。胡升見他問了以後。亦向欽差問道。先生貴姓。欽差佯答道。我姓陳。胡升聽他口音。似覺不是本地人。遂問道。先生貴處是那一省。欽差答道。我是浙江。因來此地謀事。從前也是當過刑名的。胡升道。原來是一位老夫子呢。失敬了。二人說了一番閑話。欽差忽問胡升道。我有一樁事。請問老兄曉得麼。胡升道。什麼事。欽差說道。前天我在章江門口。看接欽差。忽有四個女子。攔輿告狀。告的是全省禁烟總局總辦卜老爺。聞現在已將他的狀紙準了。不知此事是真是假的。依我說來。諒是假的。天下那有不要父母妻子的人呢。胡升聽得此言。遂嘆口氣道。老先生你不要管這事罷。欽差道。此事管是我不能管。但總要問得清楚明白方好。胡升道。此事假是不是假的。但是現在官場中人。多是人面獸心。有幾個有良心的。欽差再三盤問。胡升

乃搥胸向欽差道。不瞞你老先生說。我就是他的家人。我家老爺。尚不十分利害。就是那個姨太太。非常險惡。我雖在他面前當差。實在過不得意去。如有清官來此。我亦甘願與之作對證。真是氣煞人也。遂一五一十。將靜丞新梅。對于卜母閔氏如何不認。如何逃走。及阿蓮小妹蓉花。如何打死。概行說出。欽差聽了他的言後。亦不覺氣得大罵起來。二人說了一回。欽差遂約胡升明日午後。仍在此處等候。再來談心。便了。由欽差還了茶錢。各各出門而去。欽差回衙門。卽于夜晚懸出牌來。準于第二日提審。到了第二日。一時風火雷霆。將一千人等傳到行台衙門等候。到了午時。卽行升坐大堂。乃將訟師阿蓮靜丞諸人。概行提到堂上質對。這個欽差做官。甚是清明。又不禁止閑人參觀。一時觀者人山人海。弄得全省震動。正時

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

第十回 衣冠禽獸方入獄 無恥男女即捲逃

却說欽差將兩造諸人。提在堂上對訊之時。觀者諸人。那個不在傍邊暗罵靜丞不已。無奈不敢說出口來。忽聽得堂上一聲高喚曰。那個是阿蓮。阿蓮聽見叫他。即行走上堂去跪下。欽差見他生得弱質嫩資。知是一個窮苦無告的女子。乃問曰。你告的是那個。阿蓮即將靜丞將他如何毒打。如何棄屍荒郊之事。一一說明。欽差聽明後。即要他跪過一旁聽審。問過阿蓮。復喚二寶。小妹蓉花三人上來。欽差問曰。你們三人之事。一一照直說來。但不可說謊。如果查得是說謊。則要治爾等反坐之罪。二寶諸人道。那個自然。決不敢說謊。首由二寶稟明父親如何被拿入獄。次由小妹稟明靜丞如何賺他姦污。又由蓉花稟明如

何要他獻苦肉計。如何投河自盡。說完。欽差亦令其跪在一旁聽審。旋即喚包訟師鄉老二人上堂問話。老老先來。卽跪在一旁。訟師上堂來。乃向欽差行三跪九叩禮畢。站在堂上。欽差問曰。你係何項功名呢。訟師稟道。晚生係某科副榜。欽差點頭曰。你原來還是副榜麼。你做什麼不在家讀書。爭求上進。反在鄉間包攬詞訟呢。訟師道。晚生不敢。遂將靜丞如何不認母親。如何不認髮妻。打死丫頭。姦污民婦諸罪。詳陳一番。欽差聽畢。不覺拍案大怒曰。天下有如此蛇蝎居心之人。混迹仕途。實爲害羣之蠹賊。官場中豈能容此種敗類。遂立喚兩旁人役。將卜靜丞押上堂來。靜丞聽得如此傳喚。心中已知有異。不覺惶恐起來。雖有某道台爲之護庇。誠恐救濟不及。前程有些不穩當。無奈又不敢退縮。只得硬起心腹。走上堂來。行三跪九叩禮畢。閃在一旁。欽差見他生得酸澁。

不堪。一望而知爲卑鄙齷齪之徒。忽作色問曰。你是何官階。靜丞答道。卑職是全省禁烟局總辦。欽差又問曰。聞得你囊橐狼豐盈。已不願做官了。是與不是呢。靜丞稟道。求大人栽培。欽差見他說話時之神器。愈覺卑鄙。乃厲聲言曰。卜靜丞。現在告你的人全在這廂。你圖一己之富貴。不顧衆人之死活。真是罪不容誅。你可知道麼。靜丞辯道。大人不必聽這一般人說謊。一面指着包訟師道。此人卽是訟棍。諸人來告時。卽是他一人主使。請求大人將他治罪。庶可以安良善而肅官方。欽差聽畢。大怒曰。你魚肉閭閻。草菅人民。余下車伊始。卽已訪風。豈容他們告你。始知你的罪惡麼。你所作所爲之事。趕快當堂直說。如若不然。本使臣決要將你奏參治罪。那時悔之遲矣。靜丞猶是一味抵賴。不肯招供。欽差乃差人執票到五柳春茶肆內。將胡升拿來對訊。胡升走上堂來。知是欽

差。乃亦不害怕。遂將在茶肆所說之話。一一稟明。靜丞乃俯首無辭。呆立一旁。欽差立叫差役。將靜丞的翎頂摘下。收入監內。聽候奏明核辦。所有那糧道某。亦歸摺奏參。這裏包訟師鄉老老阿蓮小妹諸人。均令其暫行回家。聽候上諭到來時。再行獎勵。胡升則令其在自己衙門當差。按住不題。却說靜丞自被欽差傳去過堂對質後。新梅懷仁卽倩人去打聽消息。旋聞靜丞收了監。道台被參。不覺又懼又喜。懼的是恐靜丞說出自己要他做的。偷拿他到官府裏去。怎麼是好。喜的是靜丞犯了法。一刻時決不能出獄。自己與懷仁可遂其所爲。左思右想。終覺是不長久之計。過到了七八個月的時節。二人遂商議一番。竟想出一個神出鬼沒之計來了。此計云何。卽是那三十六計中之上計。正在籌備一切。欲作宵遁之舉。忽被錢媽聽見。你想錢媽這人。利害不利害呢。俗語說

得好。棺材內伸出手來要錢。只怕錢媽這人。到要比他利害點。况聽得新梅懷仁二人要捲逃而去。他豈能干休媽。尋常時。他尚有老爺太太。到了這時候。他認得那個呢。三人分贓不勻。遂大吵起來了。吵得最熱鬧之時。忽燒火媽亦跑出來了。燒火媽出來後。弄得他三人反不吵了。到底燒火媽是個鄉下人。不知東西貴賤。他一面吵。一面口中說着。你們要走罷。要給我二百塊洋錢。如無錢給我。我一定要去監中告訴老爺知道。新梅見他說出錢款數目尚少。知是易做的。遂令錢媽向他安頓一番。與他說好。於是新梅懷仁錢媽三人。大胆放心。遂將所有財物。分作三股攤派。計議已妥。到了半夜三鼓的時候。諸人遂將靜丞家中所有財物。席捲一空。同作桃之夭夭。分道揚鑣而去。正是

貨悖而入亦悖出。

惡人之中有惡人。

第十一回 出囹圄無家可歸 絕生計托鉢行乞

却說欽差自那天審明這樁官司。將靜丞收入監獄。一面令包訟師阿蓮諸人。暫行回家。聽候上諭下來。再行獎厲。吩咐以後。即退回上房而去。到了晚上。自己乃提起筆來。作一篇奏摺。奏那卜靜丞。及糧道二人。內中所言。首在敦倫紀。肅官箴。重人道。安善良。所有靜丞所犯諸條。概照堂上所供諸語。據事直書。又將糧道如何庇護。靜丞處。概行敘述一番。無有半點迴護。到了第二日。即着專差送往北京而去。一時江西官場。見了欽差這樣正直無私。辦事如風火雷霆。那些貪官污吏。那個不嚇得心胆俱裂。真所謂俗語所說。打到一個。嚇到一羣。是也。不過二十多天。即有電報上諭下來。要他照例而辦。惟某糧道則以撤差了事。欽差接到了此電後。即日懸出牌來。通知案內一切人等。準于第三日聽

候堂判到了那日。包訟師阿蓮卜母閔氏諸人早已來到。不一刻一聲呼喝。欽差坐了大堂。隨即將一千人等呼上堂來。跪在一堆。復令差役到南昌監獄內。將卜靜丞提來。少時靜丞上堂。見了包訟師諸人均先行跪在那裏。又悔又愧。羞得無處可避。低頭垂淚而已。欽差旋問曰。卜靜丞。你可曉得你的罪惡麼。現在上諭已到了。令我照例而辦。依我的意思。你是一個做官之人。理宜以身作則。今觀你如此行爲。實類于禽獸。你這禽獸之人。留到你在世上。不知要害多少人了。照你所犯之罪。我一定要將你處以死刑。靜丞聽得這語。已嚇得魂不附體的樣子。連忙叩頭請求道。卑職罪該萬死。求大人格外施恩。曲全性命。自後當知悔悟。不敢再蹈覆轍。一面哭。一面求。哭了許久。欽差那裏肯饒他。這邊卜母等看得靜丞這樣情形。到底父母愛子。終無有二心。不怕兒子怎樣待他。

不好。終能包涵過去。遂輕輕向包訟師說道。包先生怎麼好呢。倘若靜丞死了。我們婆媳亦不願生。還要先生打救方好。包訟師見卜母愛子心切。恐怕靜丞死後。他們果然要同死。豈不是要滅了他一家人家麼。也罷。不免自己吃點虧。算了。於是遂與卜母閔氏諸人向欽差叩頭而言曰。大人息怒。晚生等有話懇求。靜丞這人。罪惡雖是滔天。論理當要照律而辦。方免他人效尤。但是將他治罪以後。恐怕他的老母妻子。憤不欲生。豈不是要把他一家人家滅却了麼。還求大人減等治他的罪。使其改過自新。以贖前愆。不知大人意下如何。說畢。諸人同行叩頭再三告求。欽差見他們這樣情景。愈知是一般好人。乃回轉念頭。向靜丞罵道。你以後還知改過否。靜丞叩頭道。卑職再也不敢重蹈前轍。望大人格外施恩。欽差又道。本當要置爾于法。以警貪官污吏之效尤。姑念爾母年

老無人侍奉。減爾之罪。但是自此以後。當要敬奉高堂。親愛髮妻。方成道理。切不可故態復萌。再罹法網。那時悔之遲矣。靜丞聽畢。叩頭唯唯不已。欽差遂將此案判決。判令靜丞還押八個月。期滿出獄。又令繳三千塊洋錢。交與卜母閔氏收下。阿蓮蓉花責歸卜母。留養婚配。二寶小妹老老各行回家。另外叫包訟師前來。獎勵一番而退。留住不題。再說靜丞自判令還押後。日日在獄中千悔萬愧。總不該專聽新梅之言。弄得不認父母。不認妻兒。虐婢子。污奶娘。致有這一回吃官司之苦。幸母親包訟師諸人。不十分計較。不然。已作短頭鄉之鬼矣。想了一番。不覺毛髮悚然。愈覺難安。但流光迅速。忽爾八個月期滿。出得獄來。已覺形容憔悴。精神頹疲。到了出獄之一日。家中那有一人前來接他。在靜丞之意。猶以爲必係監獄禁卒。禁他不準前來。遂一人走回家去。又不敢向那大

路直走。只好往小巷而行。不一時走到自己所住公館內。一看。見兩扇大門。緊緊關好。拍了一頓。不見有人搭應。以爲必係新梅一人在家。無人招應門戶。故將大門關好。隨即往後門一走。不料走至後門口。見後門上面。乃用鎖鎖住了。不覺吃了一驚。心中已知有異。即忙向鄰佑一問。始知新梅諸人。已于半月前的時節。逃走了。靜丞聞了此信。呆了許久。流下淚來了。乃暗暗嘆道。到了今日。我始如大夢初醒。真是該死該死。原來新梅懷仁諸人。知靜丞出獄之期不遠。乃與懷仁錢媽等。將所有細軟物件及金銀首飾。搬運一空。臨行之前一日。乃走到監中探看靜丞一番。使其不疑。僅留燒火媽在內。看守屋宇。過了兩三日。燒火媽亦逃去。故靜丞出獄之時。大門已關閉七八天了。靜丞見新梅懷仁諸人。既已走了。亦是無法。欲回家而去。又無有面目去見那老母妻兒。幸喜身

旁尙有數塊洋錢。只得在客棧裏住。無奈日日往外面去找朋友。終未找到一個。不上十天。那幾塊洋錢。即用得乾乾淨淨了。到那無法時候。不得已。乃將身上所穿的衣服。付之長生庫中。不上數天。又用完了。這個時候。弄得上天無梯。入地無孔。第一二日。忍飢忍餓。尙且熬得過去。到了第三四日。乃熬不過了。欲哭又哭不出。欲去做事又不能做。於是效那窮途落魄的伍大夫。吹簫吳市。夜間則住在一座城隍廟中。與那些餓鬼冤魂爲侶。斯時景象。不特靜丞有所難堪。觀者諸君。亦必爲之嚼舌不已。正是

爾果早知有今日。

爲何莫做在當初。

第十一回 生惡病報應不爽 開瞎眼天相吉人

却說新梅懷仁錢媽燒火媽諸人。自將靜丞家中所有財物席捲後。均不敢在

省城附近居住。燒火媽共計得了四五百塊洋錢。一直回揚州而去。錢媽亦是揚州人。本擬與他結伴同行。因錢媽所捲財物較他更多。恐在途中被他看見。又不免要吵鬧起來。故只好一人獨行。但是所捲的東西。多是靜丞的衣服及首飾等件。現銀不過幾十元。一時又不敢在省城變賣。只好搭一隻廣信船。往九江而去。以爲到了九江。再行換船回揚州。豈不是好。詎物件太多。除却鋪蓋。尙有三四口皮箱。况且所搭那隻廣信船。又是隻窮苦船。搭客連錢媽不過三四人。內中有二個是鄱陽湖中強盜。見錢媽這個人。不像富厚人家婦人。又帶了許多箱籠。心中暗暗忖道。此人若非衙門中之娘姨。幫他東家搬家。卽是堂子裏面的老鴿。賺了銀錢。帶回家去的。看他箱籠是狠沉重的一。定必有大宗銀洋在內。到了第二天的時候。船剛剛行至鄱陽湖中。忽遇大風。白浪滔天。只

聽得水聲礚礚。錢媽坐在船中。嘔吐不止。風勢越起越大。船隻甚是危險。榜人乃用手緊急握住舵柄。將船靠岸而行。弄了許久。始將船隻倚岸停住。傍岸之時。天已昏黑。是日乃宿于該處。到了二鼓之後。船中搭客二人。即輕輕上岸。一溜烟而去。錢媽船主諸人。那裏知到。不刻。明火執仗。來了數十餘人。走上船來。大聲棒喝。索取財物。船上夥友。知事不好。概行向舵後溜入水中躲避去了。艙內僅錢媽及一吃鴉片烟之人。諸盜見吃烟之人。光景不好。也不向他索取財物。看得錢媽躲在一旁。遂往他身邊一擁。將那三尺霜刃。向他頸上一架。嚇得錢媽魂不附體。如鼠子伏匿一般。諸盜問他有銀錢麼。錢媽說道無有。求諸位好漢饒我罷。諸盜那裏肯聽。遂往艙中一搜。把那幾口箱子。概行槍去。錢媽連忙呼救。誰知湖面廣闊。風聲怒號。那裏有人答應呢。這些強盜。亦是可惡之

至。將錢媽東西搶去後。復將錢媽先後輪姦一轉。始號呼如去。錢媽睡在那裏。已如死人一般。又怒又羞。氣得哭了一番。船上夥友。見諸盜去後。卽行爬上船來。均得安全無虞。到了明日。風平浪靜。遂將船隻開往九江而去。留下不題。且說新梅懷仁二人。自那天與錢媽分袂後。將所捲金銀飾物。約值七八千金。又有現洋數百元。在新梅之意。欲回湖南而去。無奈懷仁堅持欲回蘇州。新梅因懷仁是他心愛之人。只得依着懷仁而行。不過兩天。到了九江。本可搭輪船直回蘇州。詎意懷仁這人。狗頭上不能容四兩肉。見囊中纍纍。惟恐用之不及。他要先到上海一遊。再行回蘇。新梅也只得答應。過了數天。已到了上海。二人收拾行李。直往客棧留寓。懷仁到了上海後。看見一般紈袴公子。荷花太少。異常闊綽。不免有些見獵心喜。與他們鬥起奢侈來了。遂將所捲之黃白物。向銀樓

兌換。大約換了上萬塊洋錢。真是無處安放的样子。況且海上繁華。甲于天下。粉白黛綠。到處皆是。懷仁對於此道。已如第二生命。長三隊裏。么鳳叢中。日見若人踪跡。左擁右抱。樂不可支。遂有願老死此鄉之概。新梅到了上海後。起初尚日日與懷仁觀夜劇。吃京菜。到了後來。意中人結識頗多。亦是琵琶別抱。二人遂不自分而分。不自離而離。一個向野鷄窩裏遍嘗滋味。一個向執鞭郎君。索求歡娛。有限金錢。無限揮霍。不上半年光景。那上萬塊洋錢。只怕差不多了。到了囊中空空的時候。二人始能知曉。事有湊巧。樂極悲來。懷仁因酒色過度。肺中受病甚深。始則咳嗽。繼則聲嘶。終則精衰血枯。口中穢氣。臭不可聞。那個敢近他身旁。真是與死去之人差不多了。新梅則淫蕩太甚。所結識之圍人。輿夫。不下十餘人。房中行樂。不啻如山陰道上。有應接不暇之勢。兼之素好口欲。

不講衛生。梅毒傳來。機械損壞。輾轉床褥。如坐針氈。二人自得了病後。錢又無
有用了。旅館蕭條。日長如年。二人遂互相埋怨一番。過了片刻。新梅乃向懷仁
說道。我們到了這個時候。還有什麼怨恨呢。總要想個回家的法子才好。懷仁
道。回去亦怎麼辦了呢。新梅道。不必着急。手上帶着這副手鐲。及頭上那對珠
花等件。尚可值得那千百塊洋錢。不如將這些東西賣脫。回家去。尚可度日了。
懷仁道。這個也好。二人遂將首飾。換了壹千多塊洋錢。回蘇州而去。按住不題。
且說錢媽自在鄱陽湖被劫後。箱籠概被搶去。恰好身邊有一隻小小首飾匣。
內有數十塊洋錢。及兩項首飾。未被搶去。到了九江。遂過了輪船。逕往揚州回
去。原來錢媽這人家中無有一個親人。他雖然年紀有四十多歲。淫慾心頗重。
遂姘下了一個賭徒。做那野夫妻。真是一對配成一雙。謀都謀不到呢。錢媽素

好吃。賭徒亦好吃。不過半年。錢媽那點洋錢。貼貼零用。只怕差不多用光了。一日清晨起來。不覺嘴邊痛起來了。取鏡一照。見是一塊紅腫的東西。凸如坎起。起初尙不甚要緊。到了第三日的時節。那個毒瘡。忽然腫得如碗大。痛得難堪。哭又不能哭。越哭越痛。夜間又不能安睡。如墮活地獄一般。還要利害一點。那賭徒則又天天在外面賭錢。看都不來看他。這時候錢媽始知自己爲人之壞處。按住不題。却說那燒火媽得了那幾百塊錢後。直往揚州家中而去。回到家。中不知何如。跌了一交。將一隻右手及右脚踏傷。無奈這右手又是日日要下水手的。不能忍耐。竟緩緩爛起來了。那隻脚亦爛起來了。起初尙不肯請醫調治。到了後來。爛得不可收拾。骨頭都爛出來了。痛得難堪。始行醫治。治了幾個月。尙不見好。那幾百塊錢。已用去三分之二。這個時候。又痛又惱。竟弄得不能

起床了。到了此時。自己已是愧悔萬端。按住不題。却說卜母閔氏。自欽差判令給他三千塊洋錢。收到錢後。即與包訟師鄉老老等拜謝一番。約以後再請通信往來。隨帶着宜男阿蓮蓉花。往蘇州原籍回住。不一日平安抵蘇。一路之上。阿蓮蓉花二人。侍奉卜母閔氏甚好。惟阿蓮對於宜男。尤加一等。閱書諸君。至此必費疑猜。原來上年阿蓮被縛至樹上之時。多虧宜男喚卜母閔氏來。將他救下。厥後棄屍荒郊。又爲宜男哭喚救醒。阿蓮於宜男。早已心中感戴。况宜男此刻雙目失明。行止不能自由。已成了一個廢疾之人。阿蓮見其困苦。與己一般。所謂同病相憐。能不對之另眼相待。這也不在話下。却說宜男何以雙目失明呢。諒諸君不能知曉。請爲諸君說明之。自從那天在花園放走阿蓮後。新梅錢媽諸人。已暗暗猜疑是他走動消息。厥後懷仁新梅在房中閑談。累被他看

見。故新梅決意要害他。又無隙可乘。於是乃囑錢媽買了一些壞目的藥。令其藏之糕餅食物內。使之中毒。而莫知其所以來。故所以一雙眼睛。漸漸失明。職此故也。宜男之雙目既已失明。怎麼有會好呢。却也有好緣故。原來卜母諸人。自回蘇後。飲食等件。到也調和。阿蓮服使宜男又好。看他眼睛雖然不看見。兩睛尙未深陷。知有可治。故常常往藥店購買眼藥。與他調治。不過一二月。竟將一雙瞎眼。陡然弄明亮起來了。雖是阿蓮救藥之功。亦可謂吉人天相。正是

悲歡離合原無定。

苦盡甘來却有憑。

第十二回 訂婚姻阿蓮得夫 尋父親宜男盡孝

却說宜男雙目復明後。卜母閔氏。看見非常歡喜。阿蓮蓉花二人。亦咸快樂。不置。自是宜男阿蓮二人。愈覺親愛。到底蓉花年紀小點。情竇未開。他二人之事。

也不知去窺察他。一日適卜母閔氏外出。僅宜男阿蓮三人。在家。宜男與阿蓮各坐在一旁。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四目相射。各不轉睛。始則以爲常事。漠不注意。繼則各各有情。心心相印。終則含羞答答。欲言無言。弄得面紅耳赤。實在難過得狠。蓋兩小無猜。已非一年。不意今日。適各觸動情網。都有願作鴛鴦。不當以仙之概。無奈皆不能出諸其口。此時此景。恨他二人心中。真如那千軍萬馬。在他腹內奔跑一樣。恨余一枝秃筆。不能形容其萬一。閱者諸君。自能領悟。自不必說呢。恰好卜母閔氏。少頃卽已回家。二人見卜母來了。遂各行退去。一日卜母在廳中閑坐。忽向閔氏言曰。你我婆媳。實在命苦。祇望兒子成了名。可以享點榮華。那裏曉得這個畜生。不認爺娘。不要妻子。不但無有享他之福。且連累我們受了許多勞苦。照如此說來。要兒子做什麼呢。現在這畜生。牢獄是一

定出來了。但不知那新梅賤人。與他還要好否。他們之事。我也不去管他生死存亡。我們只要將這孫兒宜男。好生培植罷了。閔氏答道。婆婆說得甚是。媳婦自當遵命而行。卜母又問曰。我昨天夜晚睡不着。忽想起一樁事來了。閔氏問道。什麼事呢。卜母道。不是別事。前日我們回家的時候。看見宜男阿蓮兩個小孩子。坐在那椅子上。甚覺狠親熱的樣子。古人有言。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此乃是人倫大道。現在他二人年紀均大了。正是婚嫁之期。況阿蓮這小孩子。爲人甚好命。又狠苦的。既無父母。又鮮兄弟。多虧他招應宜男。竟將他的眼睛弄好了。已是感他之恩不淺。倘宜男之眼睛未好。我卽不敢作此想頭。害他的終身。今既好了。僅可將他二人結成夫妻。豈不是一場快活事嗎。你的意下加何。閔氏答道。此事我亦久有此意。但不知他二個小孩子願否。閔氏隨卽喚宜男阿

蓮二人來曰。阿蓮。現在我有一件問你。你可答應麼。阿蓮道。什麼事呢。閔氏道。非是別事。你現在年紀亦有這麼大了。本當與你揀一個人家。將你嫁出。我婆媳二人。有些捨不得你。剛纔老太太對我說道。要我將你配與宜男。作爲百年諧老。你願否。阿蓮聽了此語。羞得無言可答。停了半晌。乃厚起顏面言曰。小丫頭。蒙老太太太恩點。待我如自己女兒一般。已是感恩不淺。那有不答應之理呢。閔氏卜母見他已應允了。復向宜男問曰。你願否。宜男亦羞慙不安。答了一聲是。遂跑了。自是阿蓮終身有主。宜男內助得人。卜母閔氏對於兒女身上。已了却一件大事。爲父母之道。可告無媿。這也不在話下。再說宜男一日往閭門外遊玩。忽見路旁有一求乞老嫗。年約五十來往歲的光景。手中提着一隻篋籃。身上衣服破縷不堪。真正一步三點頭的樣子。遲遲而來。一面叫。一面哭。

道。那位修善的老爺。積德的太太。施捨我幾文錢麼。修得你公侯百世。富貴萬代。越走越近。不覺宜男與他覲面相遇。近前一看。不是別人。原來乃是燒火阿媽。但見他。右手爛得僅一根管節。右脚亦爛得鮮血淋漓。一鼓臭氣。觸鼻不堪。宜男見是燒火媽。也顧不得什麼臭穢。只管向前問曰。你可是燒火媽麼。你爲何到這個樣子呢。燒火媽見是宜男。羞得無地可入。也不願與他說話。遂掩面而走。宜男見他如此。遂亦回家告訴母親及祖母而去。于是卜母閔氏諸人。互相嘆曰。難道天也有報應麼。又有一日。卜母閔氏。欲往玄妙觀去敬神拜佛。隨帶着阿蓮同去。到了玄妙觀。拜了菩薩後。三人遂往廟中觀看一番。走至廟門轉角之處。見有一四十餘歲之婦人。坐在地下。托却一個鉢兒。伸出那五爪金龍來。問行人討錢。三人走到此地。他也是這一樣向他要錢。卜母年紀老大也。

不能分別討錢的人是個什麼人。經阿蓮仔細一看。但見頭髮蓬鬆。形色憔悴。嘴上生一個惡瘡。其大如碗。流膿流血不止。真是臭穢不堪。到此經過者。那個不罵他。惟阿蓮見了他。不覺吃下一驚。隨扯着閔氏手說道。母媽。你看看此討飯之人。是那一個呢。閔氏着眼一看。亦不覺失色。此人是誰。原來是那卜府的最好猾最狠險的娘姨錢媽。他爲何亦流落在此地呢。皆因生了惡瘡後。他的姘頭。又是個賭徒。不能照應他。遂帶他來蘇州地方做娘姨。一連幫了兩三家。皆因齷齪不堪。故不要他。那姘頭賭徒。見他不能幫人。又無力帶他回去。遂一溜烟跑了。故錢媽所以日日在玄妙觀中。做這個萬人供養的生涯。閔氏看得清楚後。卽叫一聲曰。你可是錢媽麼。錢媽聽得有人叫他。抬頭一往。見是卜母閔氏阿蓮諸人。一刻時答都答不出來。停了許久。閔氏又問曰。你爲何來到此

地呢。錢媽此時知已諱無可諱。遂將如何捲逃。如何與懷仁新梅分袂。及自己生瘡及流落此地緣由。一一說明。卜母閔氏阿蓮諸人聽畢。也不願用言語譏誚他。各各嘆曰。你也有今日。那曉得觀者擁擠不堪。聽悉此事。均罵個不休。卜母諸人。竟給他數百文錢。要他買藥醫治。此亦卜母諸人之好處。在他人萬做不到的。厥後錢媽竟死于玄妙觀中。其報應可謂不爽矣。再說卜母諸人回家以後。又互相勸勉一番。始行退入房中而去。過了旬日。忽有一人走進門來。此地可是姓卜麼。阿蓮走出一看。見是包訟師。急忙跑到後面。請出卜母閔氏來相見。卜母閔氏見了。是包訟師。不覺喜出望外。乃問曰。包先生。你為何到此地來了。訟師答道。不瞞你老人家說。我是由上海來的。特到此地來。問問尊家消息。昨日偶到某處鄉間經過。遇見一件極快活極歡喜的事。卜母問道。什麼事。

呢。訟師道。什麼事呢。就是那新梅會懷仁兩個惡人。卜母又問道。他二人怎麼樣呢。訟師道。自從你那不孝兒子卜靜丞出獄後。他二人及錢媽燒火媽諸人。將家中所有財物。捲逃一空。昨日我在某處所見。卽是他二人。卜母又問曰。他們好否。訟師道。照如此看來。真是有報應呢。起初我到那裏之時。正在一家酒飯店內歇住。那曉得這店隔壁。卽是他二人住的。現在他二人。一個聲音全無。活像一隻貓。一個滿身梅毒。號叫不已。一個有飯不能吃。一個有飯吃不下。咽。我想這一兩人。不過半月。就要死的。豈不是快活事媽。卜母聽畢。乃曰。這真快活之事。卜母亦將燒火媽錢媽之事。告知訟師。訟師遂不覺拍掌大笑曰。天下事。怎麼有這樣湊巧呢。說畢。乃留訟師在家中暫住幾天。藉表謝忱。到了晚餐的時候。遂令宜男陪着訟師吃飯。卜母則坐在椅子上陪他敘話。酒至數巡。

遂將宜男已與阿蓮訂爲夫婦。告訴于他。訟師聽畢。乃起立致賀。此事說完以後。宜男乃問訟師曰。包先生。此回由那裏來的。訟師答道。我是由江西來的。宜男遂問及父親下落。訟師聽之。不覺嘆道。你問他則甚。宜男道。包先生有所不知。古人說得好。世間最難得者兄弟。天下無不是的父母。訟師見宜男說話大有可取。一鼓孝心。流露言間。遂將靜丞現在在江西如何飄泊無依。如何行路乞食。一一告訴他。宜男聽畢。卽大哭起來。卜母閔氏均拭淚不已。到了第三日。訟師要走。宜男送行數里。始轉回家中。回家以後。卽與祖母母親商議。去找尋父親之法。卜母閔氏見他到少年老成。遂代他收拾行李。預備盤費。不過兩天。卽令他往江西而去。正是

但祝生子如宜男。

不願有父類靜丞。

第十四回 合家門團圓欣幸 不情人病重身亡

却說宜男動了身後。不一日到了江西。找着一家萬安客棧居住。剛將鋪蓋等件安頓好了。巴不得就要去尋那父親。無奈聽得包訟師說過。自己父親在此。乃是飄泊無依。沒有一定的住所。從那裏去找起呢。只得在房中睡了一晚。到了第二日的時候。吃過早飯。就向那街上店鋪內東問西問。那裏有一點消息呢。宜男此時。心中急得難堪。且行且走。暗暗想道。包先生曾對我說過。自己父親是在此地行乞。大約行乞之人。多棲流在廟祠庵內。不如到各庵廟內去找罷。遂抽身往城隍廟萬壽宮三聖廟百花洲各處一找。仍然是杳如黃鶴。一連找了兩三天都無下落。宜男回到寓所。乃倒在鋪上。又氣又怨。氣的是不遠千里而來。找尋父親。找了這幾天。連影兒都未看見。叫我怎樣回家去呢。豈不是

好氣麼。怨的是父親作事不仁。弄得家庭分離。自己又落在乞討之中。受這樣辛苦。所謂孝子慈孫。終身不忘報本。於此亦可見宜男之爲人矣。思來想去。想到一個頂好的法則。諸君試思有什麼頂好法則呢。原來宜男想的那法則。就是那尋人廣告。不一刻。即將尋人廣告寫好七八張。吩咐茶房向那七個城門口貼着。這也不在話下。再說靜丞自行乞以後。每日出門。尙能討得三五十文。六七十文不等。遇到居戶人家。且討得一碗半碗殘飯。到不知不覺。已挨過了許多日子了。但半飢半飽的時候很多。涵苦茹辛。已是習以爲常。到了這個田地。既不能走回家鄉。又不能做點事情。還有是麼奢願呢。心中雖是自怨自艾。懊悔難堪。身體上已受無形戕伐。但在顛沛流離中。那裏顧得許多呢。一日在洗馬池萬壽宮一帶行乞。不覺行至廣闊門口來了。探索囊中。僅討到一二十

文錢。一日之用尙不能夠。乃想走至城外去討些湊。剛到城門口。見有無數人站在那裏看些什麼東西。他也走近前去一看。只見上面寫道。

立招帖人卜宜男。今因父親卜靜丞。出外多年。未曾回家。家中祖母懸念甚殷。母親盼望尤切。現聞流寓此地。故特着宜男來此。尋他返家。如有仁人君子。知其下落。現寓何處。報信者謝洋十元。與他同來者謝洋卅元。貯洋以待。决不食言。立字人同前現寓萬安棧內。

靜丞看畢。不覺恍如刀刺。知是自己兒子來找他。心中愈覺悔愧。乃暗暗記下了宜男所住的客棧名字。含淚而走。一面走一面想道。我靜丞這爲人。真是該當萬死。從前只認得小老婆新梅。到了如今。始知母親妻兒的好處。宜男這孩子。這麼遠的路程來找我。我若不去見他。他怎麼肯回去呢。他心中一定焦急。

難安。我豈不是又要害他麼。如若去見他。怎麼好意思呢。思了許久。乃立定主意。曰。不如硬着這塊臉皮。去見他罷了。遂一直往萬定棧而去。剛好。宜男未曾外出。得與相見。宜男見父親這樣光景。不覺跪下地哭起來了。哭了一頓。靜丞乃令他站起。惟自己羞媿不安。只好強着臉皮。向他問了一番。宜男遂將家中之事。及祖母母親諸人記念他的事。說了許久。始各無言。宜男旋即開了衣箱。取了數件衣服。與他改換穿好。這也不題。過了數日。宜男父子二人收拾行李。逕回江蘇而去。不上多日。到了家中。宜男引着父親。與祖母母親相見。相見之下。互相痛哭一番。自不消說。至於以前諸事。概付之流水。不再題起。因卜母閔氏。均是十分忠厚之人。若將舊案重題。恐怕靜丞不能一日安居。這真是他婆媳二人的好處。惟新梅懷仁。錢媽燒火媽諸人。如何爛腳爛手。如何生惡瘡而

死如何中梅毒及爛肺等事。一一告訴靜丞知道。靜丞聽完。亦憤亦媿。現出無可如何之狀。說畢。卜母閔氏復將阿蓮與宜男已訂婚姻告他。靜丞答道。好極好極。並說了許多安母謝妻的話頭。自是破鏡重圓。舊歡復尋。到也快樂。不過半月。擇了一個黃道吉日。謹幫宜男阿蓮行合巹之禮。交拜花獨。是日兩對夫妻。同拜高堂。到了晚間。做了一席酒筵。分東西坐着。同飲團圓之酒。卜母此時到也快樂。這也不題。再說靜丞有一日自外面回家。在途中適遇狂風暴雨。走避不及。一時滿頭淋漓。全身盡濕。歸家以後。始將衣服換去。到了晚間。陡然全身上下大熱大寒起來。閔氏見他如此。至第二日。卽要宜男去請醫士調治。醫士來時。將他一驗。不覺有些難色。乃向閔氏言曰。他的病狠重。所吃之藥。恐難見效。暫且開下一方。俟吃得有點轉機。再行更方可也。詎吃了數劑。仍是無效。

反加沉重。在靜丞自己亦知由飄零在外過久。受盡風霜之苦。病根種得甚深。故病一發。卽有不可救藥之勢。突見卜母閔氏諸人均在床前探病。靜丞乘神氣稍清之時。乃將自己以前所作所爲的事情。如何對不住卜母。如何對不住閔氏。如何對不住宜男阿蓮蓉花。隨說隨哭。哭得卜母諸人亦弔下淚來。所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於此愈信說畢。嘆了一口氣。痰如潮湧。不一刻竟嗚呼哀哉。向閻羅殿上報到去了。卜母閔氏見靜丞已死。舉家痛哭不止。自靜丞死後。惡家庭小說已行告終。厥後宜男成家立業。阿蓮謹守婦道。卜母閔氏安享家庭和樂。蓉花亦擇配嫁人。得其所天。惟靜丞不能享受幸福。亦理所當然。不必再說。暇日當採有悲慘新劇。可與此惡家庭小說相垂戒者。當另撰他書以傳之。

終

編輯惡家庭剩語

惡家庭一劇驟一觀之。鮮不疑其形容太過。編者故甚其詞。以棒喝社會也。以余觀之。此種人正屬不少。特摘取一二。可與此劇相提並論者。以證之。以釋羣疑。滿清末年。某中丞撫贛。有丁某者。乃其乾兒。丁氏之妾。卽爲某中丞繼妻。旋丁氏佔據要差頗多。卽吾書所稱夫以妻貴者是也。丁氏恃權肆威。衙中有繡花嫗之女。頗具姿色。丁氏涎之。始挽人向其說合。誰知此女乃有夫之婦。已受城外某成衣匠之聘。繡花嫗乃以禮却之。詎丁氏色胆如天。竟令南昌令用如狼如虎之家丁。劫歸衙署。事機不密。爲全省所知。觸動公憤。爲人告發。女始得完璧歸趙。後中丞卒格于私誼。以一參字調往他省。聽用了之。然彼丁氏手段。天改省後。累得要差。光復而後。北方官吏無甚更動。此君亦安然無恙。仍居要津。

現在不知向那條終南捷徑去了。觀此可以知清末仕途人品之濫矣。吾編是書以靜丞作官江西。殆欲借他二人作無獨有偶之寄托耳。

余編是書。大旨雖仿照原劇。然脈絡關節不免有所更動。蓋編劇與編小說。乃爲分道馳驅之事。事隔數年。劇中可以一幕按合。小說中則必須要細細敘來。劇中有極簡之處。小說中反敘不一敘。不如此。不足顯其事實。不如此不能清其眉目。閱者諒諸。

余作是書。本意欲依原劇分幕之次序而編。詎走筆之時。竟心手相違。故遂有增加之事數處。如老老質女。小妹被污。宜男瞎眼。錢媽被劫。闔門見燒。火媽。玄妙觀中遇錢媽。新梅懷仁同遊上海。包訟師探訪卜母諸事。雖爲畫蛇添足之舉。對於原劇實無妨背。不知正秋君以爲何如。

耕漁室主自誌

惡家庭小說勘誤表

頁數	行數	字數	勘誤
二	二	二六	耕漁校勘
五	十	一四	輒誤輒
四	五	二九	由誤田
四	五	一四	呀誤詳
四	七	二一	橫誤稿
八	七	二一	說誤設
四	九	二六	已下脫一身字
九	一	七	甚誤其
五	一	七	很誤狠
四	五	二五	很誤狠
五	二	一七	很誤狠
九	五	一五	槌誤拘
五	七	七	綱誤網

惡家庭 勘誤表

慘 劇 小 說

一〇七	一〇六	一〇四	一〇一	九五	八五	七八	七五	七〇	七〇	六七	六二	惡 家 庭
九	二	十	七	五	二	八	十	八	七	二	六	勘 誤 表
七	二	一	五	三	一	一	二	二	二	四	二	二
診誤診	安誤定	潤誤潤	一字重出	羨誤作當以	答誤搭	聞誤風	是誤時	綱誤網	逐誤出	摸同誤模	引誤分	二

編輯剩語第一行內之榛字當改作棒

中華民國三年五月出版

悲劇小說惡家庭

每部一冊定價大洋四角

著者 陳治安

印刷者 新劇小說社

總發行者 新劇小說社

代發行者 中華圖書館
掃葉山房
新中華書社

代售處 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複製

外埠分售處

北京 直隸書局
鴻文齋
富強齋
龍文閣
北洋書局
文成堂

天津 直隸書局
萃文魁
新華書局

漢口 六藝書局
昌明公司
新學會社

蘇州 文怡福記
振新書局
小說林
各埠均有代售

新劇小說出版社廣告

哀情小說



血淚碑一戲為上海舞臺
 中最新有價值最著名之
 情新劇海內無如劇中不
 嘆為觀止惜無舊劇中
 之戲考其排演者每有說
 明且分極演觀者每有說
 見首不見尾細細指點
 窺全豹而無道本因
 亦不能頭道本社因
 情小說是名家愛樓先生
 演成是編其中情節較演
 劇更為曲折周到一展
 閱恍如身入舞台觀者愛
 劇矣故無論愛觀者愛
 閱小說者均不可不購覽
 也編者加新劇名家化
 妝銅版數十幅每本定價
 洋四角五分售處本街
 中西華圖書局葉山房
 閣書局外埠及各書局來
 局均有出售

新編名種小說預告

妻黨同惡報	顛倒鴛鴦	公子無緣	孝子尋親記	家庭革命記	破鏡重緣	馬介甫	險姻緣	薄命花	一女三姻	落花夢	寄生花
-------	------	------	-------	-------	------	-----	-----	-----	------	-----	-----

以上各種新劇編為小說文筆綺麗趣味深濃足補舞台上所不能演佈者現已付刊出版在即首冠新劇名家化妝小像加以圖詠封面精印五彩石印裝訂精美尤為特色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中華商會對門

新劇小說新出版

各種新書預告

新劇史

朱雙雲編

新劇至斯已躋盛域顧開新劇告河觀者屢躡屢起孤詣苦心亦正不可沒史乘之作氏詎容緩哉是書朱雙雲先生手編先生以新劇先進兼主筆政文章優美劇驗精深俾在佳史其中有綱有目有年表有本記有列傳有雜俎有五彩像片實兼龍門紫陽兩成之遺緒愛好新劇者不可不人手一編前以脫稿即日出版

最新編輯 戲劇大觀

比年以來戲劇之盛可謂極矣清客逸人常喜粉墨登場以助餘興學士大夫間亦裝腔作調藉消寂岑雖曰小道實有可觀者焉近者新劇林立熱心之士每現身舞台以講求社會教育其間悲歡離合之處最足感人聽聞從此以往社會教育之目的可以達矣余等同人蟄居海上於筆墨之暇好談歌曲喜作伶評凡各伶之祕本各家之著作以及灘簧小曲之類靡不搜羅收儲現值戲界潮流進化之際不敢私諸所有祕而不宣用屬手民印成專本便海內同好者得以先觀為快焉出版在即速購勿遲 編輯者 許天隨 朱勤補 錢玉齋 陳耕漁啓

新劇小說出版社預廣告

新劇談

(許嘯天編)

第一集要目

第一種圖畫部

一中國著名新劇家小影

二中國著名新劇小影

三東西著名新劇家小影

四東西著名新劇小影

五中國舞台佈景及建築小

影

六東西舞臺佈景及建築小

影

第二種議論部

一論說

二學說

三評論

第三種紀事部

一嘯天新劇經歷記

二新劇界大事紀

第四種文藝部

一小說(血痕花)可編作劇

本者

二劇本(多情之皇帝)法國

名劇

三詩詞歌賦

第五種雜著部

一新劇名人小傳

二新劇考

三雜文